袁州府志

九

WA 35
38
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袁州府志2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WA35-38

ガラス使用

WA 35
38
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袁州府志2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WA35-38

ガラス使用

TOKYO LIBRARY
明治九年文部省交付

袁州府志卷之十八

藝文六

記

國朝

重建衛碑記

譚九齡

皇明誕膺天命撫有海宇神武之功超邁千古四方既平爰定兵制以馭內外京師天下之首也既設重兵以固基本郡縣手足也凡形勝衝要之地亦置兵控制使大小相維中外相應臨事調用則綱張目舉有條不紊所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而定千萬世之

鴻業也袁居江西上游連接湖廣自昔爲藩郡歲丙午始命歐文顯爲僉事開衛置司俾十有二千戶所隸焉明年千戶韋富以功陞僉事繼陞副使時征討方殷公署未立洪武改元韋侯始建公宇治事而一時權宜未盡如制三年 朝廷以天下大定論賞功臣韋後擢陞同知而淮西王侯仍濟寧馬侯英來會衛事二侯久歷兵務至則議新政令而舊所隸兵悉分代閩建惟千戶王用所轄千人存焉會 朝廷籍兵士之餘丁義屬者爲兵三侯閱其壯勇者二千人以聞明年命下增設千戶百戶等以率之併舊兵今[illegible]中三千戶所官署[illegible]政令增[illegible]築飛樓營串房立屯田造輕舸凡戰守之具靡不畢舉暇則引士卒躬訓練旌旗衣甲煥然改觀方議公署而湖南柳桂峒民弗靖有 旨命王侯領南昌撫州右衛及袁之兵討平之師方旋而南康復有以妖言構亂者馬侯承命往征之侯善用人獲其渠魁餘黨就解五年宜春侯黃公奉命征辰沅五溪蠻王侯復行侯前詢知溪峒之俗設策掩擊之以故東西千里煙塵廓清剏年設教屢稔士飽馬騰三侯乃謀曰國家以閫任分委將帥以宣威德而鎮方面也今

公宇隘隘弗稱觀瞻宜改爲之廼命鳩工選材分職任事因以舊規而增廣之中爲治事之堂扁以帥正堂之傍爲贊政之幕後爲重堂以備籌策扁曰鎮靜最後爲旗纛廟以奉軍牙之神廟之側神廚神庫宰牲池在焉治事之前翼兩廡以分六曹前設儀門外爲曹門門之內左爲鎮撫廳右爲屋四楹以備僚屬之居自堂及門合用之室無不備梁棟戶牖丹艧輝煌精製完美光彩耀目來者肅容經始於七年四月落成於十有一月工用之費皆三侯捐俸以給之分毫田入以贍老鰥則親臨授以成規敦工善吏勤不誡而勸既成韋侯改遼之金川翊建始末久未有述今年秋二侯相謂曰公宇之成所以宣布威德也作而不紀何以示將來乎遂謀伐石以記請予惟自昔聖人經理天下未有不資於兵除暴定亂輯衆安邦又非威武而不能是以我朝視兵爲尤重任法任人斷自　宸衷動而必當克成大業今袁得賢侯明國大體一德一心以承　上意剛毅智勇各盡所長其能外清邊防內修政令大新公署而不遺餘力也非惟以表三侯盡職之美而已於　國家立法得人之盛皆可見焉後之居此者觀其功績之盛思其翊始

之勤尚有以續美於方來而袁民得依金湯之固以享太平之樂者尚毋忘三侯之盛心也哉

三賢堂記

李順孫

洪武十有五年春余以文學徵至京師陳公公谷表亦被召而入凡兩閱月未嘗相與語忽一日早朝露立左順門外適與陳公並遂各通姓名鄉貫始知彼此為閩浙人也既而唱名于文華殿余領袁州牧而公亦署袁州府推官由是情好日篤蓋天巧其逢若是舊時推官廳事弊毀公奐而新之欲顏其堂而未稱因屬於予予示以明允二字公喜而大書之越三年

東偏垣墻頹圮得一短碣焉招予以觀相與摩挲讀乃知舊有三賢祠蓋祀皐陶張釋之于定國者而其堂亦曾以明允目之相顧驚喜屈指幾三十有四年矣吁何符合之異耶然以永嘉抵清源不啻千有餘里雖稔聞公之盛名而未獲一覩今以邂逅相遇又獲同寅而公又能執法守其官俾獄無濫刑則公陰德所鍾又豈易量哉彼所謂三賢者蓋古立法制刑者也姓字久淪沒於土今顯迹於公是知三賢之所屬望於公者豈無所自哉將見異日登庸秩官使天下之民均懷其德昭諸簡册則予之所景慕者

又豈在三賢之下與是爲記

新修學記

胡儼南昌人祭酒

袁州何侯澄過予言曰袁之儒學自唐天寶五載刺史房琯始建於州之南郭元元年刺史鄭審移於城西宋皇祐中祉無擇來知州事覩廟學陋隘乃改營于治之東北隅即今處也　國朝洪武辛亥郡守劉伯起建尊經閣五間復置四齋歲久敝壞洪武改元郡守周鐸衞使石偉各捐俸作新之時四邑官屬咸以其貲來助越五年而災僅存者尊經閣廚庫廩舍而已未幾澄忝郡寄釋菜之日有歎於中乃興作於是積以歲俸勸導士民鳩工聚財陶甓易正殿五間殿有像東西廡各七間廡有主大成門三間門有戟又作明倫堂五間翼以四齋始於宣德癸丑夏六月成於丁巳冬十月幸爾苟完願公記之嗚呼郡守者民之師率其所以爲師率者必有其道焉亦曰治教而已治之具存乎人教之法本乎學我

國家法先王稽古制自　朝廷以至郡邑皆建學立師豈徒然也哉爲生徒者須體　朝廷之至意與何侯之盛心隆師親友亦曰務學而已學之道進德居業也進德者日新居業者無倦日新者必遜志而

時敏無倦者必矯輕以警惰此聖賢之教亦豈出於日用彝倫之外況袁之爲郡士俗愿樸士秀而文將見道德明秀之士出以鳴世其所造就豈止於昔之盧肇榮一時夸一鄉也耶余雖衰老尚當拭目何俟字彥澤毗陵人以朝著出守是邦和易近民豈弟之化聞于遠邇云

重建韓文公祠記

錢習禮 吉水人 學士

唐韓文公廟在袁州宜春臺之右舊有廟在學宮西偏宋皇祐末郡守祖無擇翔建之嘉定中鄭自誠增修之元季燬於兵今景泰間都察院僉都御史姑蘇

韓公雖以行部至學顧瞻舊基慨然興歎謂非所以表賢勵俗之意相與相地得三皇遺址於臺之右卽命知府事嘉興姚文暨平陽王矩同知郭銘通判徐致遠推官傅思潤僉以興復之踰時而廟成制極弘敞肖公之像于中而祀焉復以公命來請記於予按韓公在元和間任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入禁中上表極諫帝怒貶潮州刺史尋感悔欲復召用之爲皇甫鎛所謗僅移內改袁州始潮人未知學公至擇師訓之人皆篤於文行與中州士齒鱷魚爲患爲文投羊豕以祭之一夕大風雨爲徙六十里民得無患袁

人以男女爲隸過期沒入公悉計其備贖以歸父母者甚衆歲旱致禱感雨隨至民被惠政潮與袁皆立廟以祀之然公所立自足以雄峙百代之下而不朽初無係於祠之作否但利澤之及民者深故民欲報祀者沒世而不忘且潮爲郡僻在海陬去公之沒垂七百年尚烝嘗不絕豈以古袁爲江右文物之區廟廢而不復理哉宜公惓惓以責諸長民者致今日有成也固所以尊禮於先賢而風厲後進其意豈有窮哉自是而後郡之耆俊歲時相與繩其祀事升降饋奠仰公道德之容而具泰山北斗之瞻竦然自勵求以企及之觀感之久豈無如公爲人者出於其間是蓋公與長民者之意而亦予之願也相與勉之若公爲臣大節經世之文備道之功所謂自立於不朽者書之史官見諸儒先之所稱揚傳誦於士大夫之口者無容贅茲特書其所以得祀於民者爲廟記云

錢習禮學士

重建三先生祠記

道之大原本於天用之在天下傳之在聖賢自堯舜至於孔子至於孟子皆五百年或百有餘年而聖賢出故斯道之傳繩繩不絕自秦而降漢晉隋唐以及五季千數百年之久聖賢不作斯道不繼至於宋興

五星聚奎天啓文明大賢輩出時則有若濂溪周先生河南程氏二先生皆以傳道爲已任圖之於書探造化之原明事物之理發徃聖之所未發覺斯民之所未覺扶天常正人紀使斯道大明昭如日星其功與天壤相爲悠久可也天下學士翕然宗之故所在學校多闢祠室以祀焉袁之祠舊在學宮西偏迫隘庳陋不足以示嚴奉之意比歲都御史韓公雍按部至學謁拜祠下徘徊興歎亟命郡縣長貳與韓文公潮徙至宜春臺右一時並作制與廟稱左右列之肖像其中濂溪先生南向坐明道伊川先生東西向以侑焉郡之父老士民其來觀者莫不嘖嘖稱慶參祠之設豈直爲觀美哉尊賢尚德而風勵之意存焉凡袁之士俛力於聖賢之學者歲時烝祀進拜跪奠近先生之貌像而瞻仰之悠然興高山景行之思惕厲於中退而玩其圖誦其書味其言存諸心蘊之而爲德行見之而爲事業斯無愧矣若徒淪溺於俗學之陋持之以取科第謀利祿釣聲譽不足以淑人心扶世教是則三先生之罪人而非公與郡縣之所期望也可不勉哉遂書爲記俾刻石而寘諸祠間以爲諸生觀省之助云

府學進士題名記

袁爲郡在江西上遊西南絕境其地山高而水深其民性純而知學其士以經術文藝致身科第而登顯仕者亦不絕於當時前此乃未有以著其姓名而傳於後世者永樂乙未以後科累乏人迄今又五十年矣太守劉侯來爲是郡以作興爲任三年士習一變而登進士者始復有人乃考自國初以至于今日得若干人且將鐫石刻置學宮以俟來者之嗣書而以書抵予屬爲記且曰袁之登進士第者始雖有人中世遂絕之絕至于今歲久僅得一人焉非表揚而彰顯之則後孰知之而因以激厲奮發哉予惟　國朝取士雖非一途而進士科爲當時之極選三年大比由鄉試而後會試考選反覆至于再三及乎殿試　天子親策試之而第其高下賜之品秩然後謂之進士其取之嚴如此瓊林有宴廷試有録題名太學之有記有碑既榮其身於一時復永其名於天下後世不朽其待之厚如此蓋將以網羅天下之賢才爲邦家太平之具也士得之爲進士何其榮哉然每科之選率常百人多不過二百三百而已天下郡邑如是之多其不與者蓋宜也

重修清源橋記

張元禎

袁維分宜之地茲津曰清源茲橋成宜春進士劉登瑞狀顛末邑校官覃昂曹健侯榮遣弟子高份郭仁走南昌屬予以記劉狀茲邑袁屬故名鈐岡一名安仁宋取義於析之宜春故更統鄉十都三十五里一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袁州府志2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WA35-38　　ガラス使用

東南帶河河西源於楚萍東注於臨江經洪都以
匯於彭蠡其廣幾四尋茲津所達南抵吉之安福北
通瑞之高安行旅日絡繹是邑畝賦役供輸居其陽
者胥茲焉先是往來涉者病焉正統年知縣姑蘇周
瑛勸助於邑義民聯置浮橋以通濟之而兩涯復峙
以眞武觀音二閣既而洚水橋壞二閣隨圮雖設舟
以濟而大風濤或衆諠趣輒多溺死者今年春憲僉
仁和沈公銳以行縣至是考民袁洪等首陳茲患公
即爲之咨然不寧咫命循故事比舟以梁之第以二
閣詔瀆命易二亭而其責則顓以屬諸府經歷金壇
鄧璲於是邑民歡義咸樂佐其舉不浹辰得錢若干
數緡而耆民張國珉翟顯武實稽其工費經始於是
夏五月至秋七月功遂成舟計二十又四通覆以板
板外翼以木欄外維以鐵纜而兩涯亭間各三其規
模制度宏壯堅緻舉視昔有加由是公私往來者唯
所之若履坦途既而郡守姑蘇顧君禎奉　命始至
目其盛而落其成而請言以紀其實云予維茲役可
謂惠民之一端而其成也曾不逾時亦云速矣夫天
下民命罔不懸諸司牧者顧多漫不之恤如茲橋廢
之害乃爾舉之利則爾微吾憲僉動仁愛之念亟有

司之屬則茲邑之生將魚者無既矣樂因循安苟且前之爲政者何心哉抑世患大功難成大衆難動第所以動而倡之者非道耳如茲役既不難於成且成之也速唯夫利罔曰一家害罔曰一夫仁形一心而萬心應義著一夫而萬夫奮茲其功成之所以勃焉忽焉無難也於乎舉天下事成天下務咸若時安得百憲僉如就茲橋也哉記也因竊附吾感時成化十七年辛丑十月土旬也

陳定訓導

重建秀江橋記

袁郡城北門外有秀江江有橋去府廨可二里許天順甲申夏四月洪水懷襄頹波潰決墩礴蕩析川逝廬遺永平劉公懋奉　上命知袁州府始至覽橋圮壞狀甚虞往來病涉航渡顛隮喟然興嘆謂昔王爲刺史見橋壞覆民租車因引過償粟治其橋今吾濕茲郡而橋梁不修責將安歸貳守莫公昂通守夏公繼先節推常公琳皆聞而是之謀以克協遵故趾重建而揮使石旻等尤慨然解犀千時宜春知縣靳領其事悉力綜理椓況累墩厥石貞礎甃鳩立屋藏材孔臧俛垂天紳俯跨地帶由是民免病涉岸無

年成墩醴水五道覆屋凡二十七楹領覺丹雘俱極
鎮壯其視舊制廣袤如之而堅緻有加既而郡侯以
事非細故命定記其後定屢謝以不斐不獲迺記之
曰惟橋梁之修王政之一事也子產以賢大夫聽鄭
國政一見涉溱輒以輿濟朐濡姑息至不能忍何耶
先王之道湮惟知植恩而不以義制焉耳故孟子譏
其惠而不知爲政崔公建橋渭水百姓咸懷之爲因
以名之至今以爲美談公道之在人心與其大德而
不與其小惠固如是哉今世逢
行爾袁得賢守政通公普下皆率俾以佚使民勞而
不怨抑所謂湯湯平平而不知者與昔杜預橋成晉
武臨會舉盃勸曰非卿此橋不立蓋政平施普君用
賞之則夫修橋梁者詎非王政之事與郡侯之志其
果不在茲與使繼是者咸有侯之志則當行大政制
大義延其去思是豈惟郡邑民之祐抑亦爲守令者
之度定際其盛而欲引其道於永久迺撰其事以復
厥命侯曰吾志也遂鑱之玆

重建宜春縣學記

胡榮新喻人參政

袁州郡城北門外有山同州名其麓地勢亢爽夷曠
前挹秀江乃唐狀元盧肇故居也宋淳熙間宜春令

柯春卿徙邑學于茲元季兵燬　國朝洪武七年郡守劉公起建文廟殿廡星戟門儒學明倫堂進德齋于今餘百年而梁棟日就朽腐矣成化庚子冬十二月殿忽頹毀時教諭周榮具實連諸署邑事經府鄧君璘君以興復自任即達于侍御熊公提學憲副鍾公二公相與謀曰廟學既毀當復完美然非良有司弗克宜遂委璘焉於是移檄交責之君承命度材鳩工越三月而廟制鼎新堂室經始又三月郡守顧侯禎縣尹鄺君文來蒞任首詢茲舉胥協勸

未幾僉憲沈公按節至郡顧謂生徒號舍亦不可少仍作樓七間爲諸士藏修之所自辛丑春三月望冬十有二月而落成廟貌嚴飭規制崇廣丹堊輝煥守宰奠獻於斯則神靈享師生遊息於斯則德學新民庶瞻仰於斯則風化行先是邑多聞人若陳重黃顧盧肇鄭谷輩行誼文章卓然名世厥後顯擢甲科者寥寥無聞是春庠生張鳳登進士第其文運復興之兆乎顧侯欲刻石紀諸經理作興之蹟以垂永久推原修道立教之意以告來學命訓導張注狀始末遣生員彭鳳劉文序謁余請焉榮仰惟　皇明列聖君天下百十有五年所求賢輔治導民善俗考課牧

守必以興學爲先而學必有廟以祀先聖先賢蓋以聖賢之道載諸經傳述天命叙人紀明王法開萬世太平之業師由是爲教則可以淑人心成賢才士由是爲學則可以知性天全道德藏諸身而身修推諸人而人化無往而不宜是故興學之務凡百有位皆汲汲焉不敢怠緩者誠天理之當然根乎本心發諸政事有不容已焉耳豈矯情干譽而然歟是役也運心勞力終始弗懈者郡君作興倡導則憲臣熊鍾沈三公而統理贊畫則顧侯廓君實司焉至若善教善學覺昏植弱以明善復性窮經致用以樹勳業異使斯民獲福山川增輝則有望於學之師邑之俊秀云

分宜縣重修儒學記

汪諧翰林學士

分宜爲袁鉅邑山水秀朗仙臺外倚於仰山秀江東平彭蠡士生其間率崇節槩而敦詩書有由然矣儒學在縣治東地勢亢爽規模整肅路當衣冠之衢前有清源溪水之勝山川清淑之氣於是萃焉顧其宮室門廡建自　國初歲久傾圮縣令每致稍葺而理者屢矣然未有能悉力以易之者也成化癸卯今南臺監察御史錢塘莫君立之以名進士來主縣事謁廟之頃慨然有意退語僚佐曰文翁在蜀而學校

興僖公君魯而頮宮作及今不理誰執其咎於是召工師集群匠度地宜具畚築伐堅實之木以爲棟梁陶膏沃之土以爲埴甓於其頹者興敝者易隘者闢漫患者章施凡三閱歲而告成蓋自廟及廡堂齋門庫棲息之廬庖溜之所祠祭之器罔不煥然一新也夫然後人之入其門者見其崇宮峻宇鬱鬱峨峨升其堂者見其黼黻冕珽洋洋如在至其室者見其籩豆有列禮樂肅只莫不忘其勞敝而相與歡樂之是豈非聖化入人之深而莫君能順道之詘克爾耶既而詮曹君原孝來代厥任凡於前工已訖而告敝者又從而修葺之後工當興而未興者又繼而作新之念謂分宜學舍遠過往昔二君之功也嗚呼學校教化之本三代之所以必興者其養士皆有法也周衰壞而東漢趙宋猶僅得之漢養士以節義廉耻宋以道德中和故漢之君子剛毅敦朴悉能自樹於波頹風靡之中其平居出處皦皦明白至雖罹禁錮猶奮厲而不可奪宋之君子醇正詳雅履規矩而蹈準繩平居則守道義談禮樂至遭竄逐亦從容就之而不變是豈上無所養下無所得而能然耶我　國家建學立師作意培養有三代漢宋之遺意而祗若彝

典悉力以作興之者又有如莫君先之曹君繼之士自今而後藏修游息於其中講先王之遺文踐古人之成跡處則有以表率乎鄉閭以敦風化出則當侃侃自立效忠盡職以勵名節則是宮之所以作所以修斯爲無負不徒使學者藉聖賢門戶以爲干祿取寵之階而已也故因其學李訓導洪謨之請而爲之記

袁州府重修儒學記

吳節安福人祭酒

古袁大郡也山水秀麗爲江西奧區儒風之盛聞於古昔天寶間房琯首立學校乾元中鄭審改建頗宮士風茲盛迨宋楊侃祖無擇張栻江袤踵繼于清朝又有劉伯起周鐸何澄諸君子迭守是邦或修禮殿或造書閣或更門廡增齋舍皆具載誌書傳之碑刻足徵也然年代攸邈廢興相仍成化八年榆社常公顯以給事近臣奉　命來守于袁期年威惠大行士民樂業政暇禮謁先聖廟庭顧瞻梁棟蠹朽墁瓦脫落廊廡齋廚亦將傾側徘徊久之慨然以興創爲已任乃乘歲稔鳩工市材開拓遺趾盡撤其舊而新之首建大成殿塗以丹漆飾以金碧煥乎一新次構明倫堂四齋二廡崇倍於昔次廣泮池正其階陛

遷廩舍號房於泮東置神庫神厨牲房于震兌列師
儒之舍于射圃之西以間計者六十有奇皆明靚爽
墻稱止宿焉凡百經費之需皆公所自任不煩于民
經始于癸巳季春畢工于甲午之閏夏於是郡教授
蔡永偕諸師儒謀曰公之作新學校功溥而意勤宜
有刻文以彰成績乃具書遣泮生來徵吾言竊惟學
校賢才之本也守長政教之先也得其人而作之則
風化之行特易易耳今常以初政百務所繫乃能留
心學校大事建學不再期而殿堂齋廡咸加整飭視
宋以來諸名公有加美焉可謂爲時賢守者矣謹
爲序其創構始末鐫勒石兼倣會頌思樂之什作
詩一篇系於後爲多士勉其詩曰

惟袁作郡吳楚之墟萍川西注秀水東馳群峯疊翠
迴環千里儒文之盛在昔罕比有美學宮界于閭閻
作泊天寶徙以乾元由唐而宋屢修屢圮逮于　天
朝每勤詔旨允矣常公脫脫近臣來守是邦重道崇
文歲豐人和大肆經始徹舊更新易樸以梓首崇聖
殿次堂次齋廊廡厨湢罔不克諧象設尊嚴邊豆有
楚聖賢感惠奚遜鄒魯凡茲駿功賢守所爲一郡之
華百世之規咨爾多士從師問學游焉息焉毋忘先

覺文以昌黎道必南軒科倣二盧庶幾希賢龍山鳳臺凝聚精彩勉嗣休風永光學海

袁郡重建廟學記

林瀚三山人　侍郎

守於袁而宅心興學愛民者在唐則有房公琯韓公愈在宋則有祖公無擇張公枸汪青所載千百世猶有光也迨我　朝克踵四公之芳躅師其心而行其政者昔有江陰何公澄茲有吾閩王公俊也公自弘治改元以地官員外郎來守是郡恒顧瞻學宮傾圮日甚時臨師生嘆曰敝矣鼎新者吾責也越五六載歟適人和境內大治遂偕二守姑蘇周楷郡判新安鄭循協謀舉之首建大成殿兩廡及戟門櫺星門門之外護以石欄皆極壯麗後建明倫堂四齋以及神廚庫庾之類皆漸次告成是役也始于弘治甲寅踰丁巳秋畢工其廟學規模煥然一新觀者罔不稱嘆未幾公之秩滿尋拜東廣參政之命以去尚念師生靡宇軒舍容有未周回顧猶歉然者適蘭溪童公勉和又以給事黃門出守于袁凡前人慮有所未及功有所未加者悉力贊之用成厥美宜春劉侍御德資爰述其始末請記于石以示將來惟夫泮宮修矣黎庶無告勞者非賢郡守愛民興學並行而不悖未必

功之克成而下之無怨也況袁爲西江大郡代有名公守之如房如韓如祖如張如何如王如童者心同於興學心同於愛民孰謂教化之不行政治之不舉而風俗之不淳且厚哉袁之士荷　朝廷之教育思賢守之作興惟孝惟忠惟禮義以爲立身之本出而用世則執此以往將爲天下之士非但一方之賢也顧自勵何如耳王公字世英予同年友也嘗以春秋甲戌天下入翰林爲庶吉士官戶部爲會試考官其文名才望素重于時此特治郡之一事耳

楊循吉禮部

奉詔視學堂記

由關關以來人極爲大素王人師也故陳其道而布之方册俾萬世法而行之歷漢迄今餘襖二千而天下大同其盛至於天子親釋奠禮公卿大夫咸出門下環海之內誦其言而以儒稱者又不可勝數夫豈徒然哉由夫子之道則治而已矣雖然道之害厥今惟浮屠爲甚不擾不除民眩且惑分宜儒學之側有佛是居曰眞果院老宿實據左方傲而弗經今歲弘治癸亥生徒言於郡太守川東朱公華請去之遂屬邑令吳君蘭經畫其事于吳君吾姑蘇崑山人也以進士宰是邦敦尚儒雅祗命惟力事既就緒遂以其地

爲學屬適提學按察副使邵公寶巡歷至邑見故殿屋材頗良不欲廢又見倡君改而爲堂題之曰奉詔視學之堂既成吳君使來請記仰惟　聖朝以孔子之道理天下郡縣建廢設學無問遐邇士之起而升用者率此焉出而兩京十三省必設臺憲總督之則學校者出治之地而提學使又士之本也任亦重矣肆我　皇上法古圖治尤以教化爲先務選督學政率用哲人故邵公特奉簡命蒞以大江之西所至較藝考行以身率士務造眞材用副所欲爲公所爲而是邑遂有斤浮屠學宮之事公又扁之名而爲堂焉其曰奉詔者何凡提學使出巡必奉　勑書行事示有尊也曰視學者何斯堂之設非游非息惟學政是視示有專也惟夫子之道不外是而公獨爲之然則善奉詔者莫如公善視學者亦莫如公無他正其邪而已矣嗚呼休哉公字國賢直隸無錫人登成化甲辰進士第由戶部郎中陞今官淹貫經史贍於述作志操端正古人流也故其

爲是堂有韓歐排佛之風不可以弗志遂書以載之
石俾後來者知堂之所由始

重修袁州城記

嚴嵩翰林編修

正德庚辰夏大雨水袁之城壞太守江東羅侯輅始議修之維時兵革甫息饑耗竭民用告病侯則大息曰吾政未集而勞民不可廼已責弛禁均役清訟罷勾攝之卒節賓客之費是歲留而不害歲乃有秋侯乃進吏士耆民言曰惟掌固之令其責在予予敢不力乃進富民之義者曰爾其董于役植表定位析地計功惟協力程事以章爾義名乃召匠民而諭之曰仕未踰年百廢具興其考大成之樂于學飾祠于仰山觀兵于郊峙粟于庾思力變世吏之習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多可書茲役也民不知勞役不違時郡人之所欲書也故特書之且曰使嗣是修其政者俾無隳

黃太常祠記

邵銳提學僉事

惟我　皇祖開天用夏變夷紹植人紀　文廟入繼大統于時忠烈之臣以靖獻于分宜黃公視九族若鴻毛尚暇計一身邪又暇逆冀後之闡揚振厲俾英聲義槩與天壤爭不朽邪公蓋

可謂純臣也已惟我　文祖儷美湯武惟我諸彦庶
哉夷齊嗚呼懿矣小子弗類正德庚辰承乏江西視
學爰檄有司祠以饗公用彰道化袁守羅君輅邑宰
嚴君鳳從而繼之邑博潘君珏廷憲與士民之良者樂
而相之樹堂三楹翼以兩廡負幽鄉明規構宜善妥
靈之朝邑子咸集顧瞻嗟咨高山仰止勃然同心彰
往勸來不可無紀故不敢以不文辭作祠堂記

東堂新第興建記

邵寶　禮部尚書

東堂新第者翰林嚴先生維中之所建也嚴爲分宜
望族世居介溪自先生高祖方伯公孟衡以下子姓
日繁隘至不可容先生以茲地密邇學宮故擇而處
之其先止有其東之半作堂東向號曰東堂鄉之人
人而習稱焉說者謂南有鈐岡背而不嚮於物理若
有非宜者正德辛未予以貴州之節過之蓋亦謂然
越八年己卯先生奉使還自桂林乃作堂以面鈐題
曰鈐山堂堂之東舊逼易氏園近貿得若干步所建
先祠焉題曰方伯之祠方伯於世得祠以是而名者
以爵以德爲他日不祧之地也今年春先生北上過
錫爲賓道山堂之槩謂凡鍾山仙臺諸峯遠近環列
而鈐獨蒼然秀出端若屏障嵐霏空翠近落軒几風

松烟竹灑如沐如而夏雨方雲冬雪初日滿盈光潔
溫曾耀目朝夕萬狀而堂得專之堂之前瀦水爲池
環以嘉樹城市山林不惟其趣亦惟其景先生於是
蓋有以得夫勝覽焉予再至鈐一登其頂今聞先生
言尤不勝躍然者惟先生以奇偉之才博雅之學膺
臺閣妙選爲國太史儲養延登屹然爲天下之望一
鄉之士宜不屑居然自鄉之人論之亦固不能不以
爲冠冕也鈐一邑之勝也先生之居適與之對昔
人所謂天設地藏以遺其人者非此之謂乎予昔視
學分宜以茲地故爲僧寺不宜居學之左袒其徒
處之所存佛堂改題曰視學之堂至是乃有賢人如
先生者入直于官闢其東之隙居焉而堂固巋然不
尤愈乎先生聞之曰重哉公言吾居成矣請書以爲
興建記

恩賜堂樓名額記

嚴嵩

嘉靖癸卯夏五月二十六日嵩具疏言臣比年蒙
皇上所賜手諭聖製充溢私篋昨以祿賜所積千里
第建樓用謹宸奎之藏伏乞　聖恩賜之名額不勝
幸甚是夕召對于璇霄殿　上面定名曰瓊翰流輝
樓曰勑賜延恩之閣以黃帖一手書賜之時　天顏

衍豫嵩復以堂名請　上曰卿事朕克盡忠悃蓋以忠名嵩頓首謝　上握筆凝神構思徐曰再思之時漏下二十刻嵩既退明旦出　御批乃賜名曰忠弼及命工曹製扁給賜云于時在廷之臣敬瞻美歎咸謂恩畀堂名雖有二三輔臣故事然其字義之精永則臣嵩爲專蓋輔職曰弼有拂正之義焉書曰予違汝弼弼命禹言我有違戾子道爾當弼正其失夫舜大聖人也豈有違待於弼哉由不居其聖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望於臣下如此也仰惟　皇上膺神聖出於天縱猶且諮政詢謀俯逮臣鄰面計札與名堂之義實互相發而於忠之一字每致意焉

論孜孜罔置邇者又蒙　賜臣銀記其文曰忠勤達而特敕曰賜卿此記以便謀猷入告　天語所期皇上之心是即大舜之心也顧臣庸鄙猥瑣冒處政府懷負乘之慚每受　宸渥切氷淵之懼輸涓流以益巨海持爝火以助太陽其將能乎惟是忠誠一念夙夜盡瘁期質神明堅確弗移可貫金石斯則臣之所自勉自信而弗敢有負者也因竊自念雖臣孱陋不足以仰承大賜然　聖主所以寵嘉愚臣之至意不敢不志之以昭示來世嗟夫雲章奎畫並河漢以

爭輝寶刻璇題揭江山而改觀是用慕勒　御筆鑾
諸琬琰而謹敘拜賜歲月如此云

忠弼堂記

張璧尚書大學士

夫天地會眞元之氣神聖挺生作民皇極必有希代
之才弘張景化崇襃顯賚冠轅中朝昭一代雲龍之
慶爲寰寓所頌傳於乎休哉乃今少傅大學士嚴公
應運而出以碩望孤忠爲　明天子簡注峻臚穹秩
寵赫眷隆公嘗治第于宜春郡之郭其地北枕城麓
乃爲堂室爲樓傑構雄規若超塵堙而凌曠宇者
則既已落成矣公將恭奉　上賜宸翰密札御製詩
及累錫誥敕御書庋之樸以藏事尊藏至是疏請樓
適召對在西內　上手揮以賜曰瓊翰流輝時　天
顏衍豫公復以堂名請　上握筆構思移時曰卿事
聯備極忠悃其以忠弼名庶稱朕崇奬之意公感激
再拜受賜云于是朝之薦紳士交相慶謂今奎章寶
墨發自天衷視前迥邁實徵數鴻典乃工部製扁將
襲賜其家公授簡謂璧宜爲記璧拜手言曰惟今冢
弼責重而任難顧其道有三曰德曰才曰量爾矣夫
足以勝重謂之德當棼結而裁之謂之才虛以受人
而能忍者謂之量三者備而據誠以報主焉謂之忠

公氣昌而毅學邃而精在儀部壁辱末僚當　上修舉曠儀公每草奏至夜分握經考禮占紙肆書卽動合軌則允愜　皇情及掌衡軸凡晉接燕對罔非翼宣帝猷參酌時政是故入謀出布樞以運之重則舉馬衡以宰之棼則解馬虛以容之茹納者廣焉燮以和調之危難者隨定焉夫若德若才若量公實兼有之用是惻懇孚于宸極聞望徵于朝端事功徧于宇內四海萬有陰被其澤者不可勝數乃　上以忠弼名堂豈非所以寵荅元輔爲臣僚勸也哉公嘗曰士感遇則忘身臣受恩必忘家宣力納忠是惟在我又

世遭震撼橫肆讒張而矢心圖報金石彌堅奠不可奪蓋公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家若身所謂當　上意而受褒嘉赫奕之寵顧不在茲平抑又聞之君道主仁臣道主義夙夜盡瘁以忠其上者臣之義也推心委任以寵嚴弼者君之仁也公事　上備極忠悃罔夷險異義固允篤矣乃　上嘉是故明良之交千載罕見觀是堂而君道臣道于是爲至矣敬書以爲記

瓊翰流輝樓記

張潮 尚書兼學士

洪惟　聖天子聰明文武功化侔天地制作媲羲軒

凡經緯規畫悉出　淵衷人未易測而或諭示臣鄰發舒藻翰拂楮揮毫動百餘言少亦不下數十語宏詞奥旨驟讀之且不能以句況可識其義兼之　聖性敏銳責成俄頃故仰荅而對揚者實難惟今少俾兼太子太保大學士介溪嚴公以頴特之資深博之學卓越之見瑰瑋之才自爲秩宗禮文叢委凡敷奏及燕對面所擬撰颺動泉涌頃刻立就皆允契聖意喜溢天顔用是眷任益隆如人才時政邦本邊務機輸密札諮諭頻復公謀猷入告密勿論思天下陰被其澤多矣　君臣一德明良喜起歌詠文章炳焉垂

爲他日載諸史冊自有不可掩者乃嘉靖辛丑公第于宜春之郭恭建重屋一區尊貯賜札及御製之詩累錫之誥敕書籍公以聞于上乃賜名曰瓊輸流輝且命所司製扁以賜蓋異恩也於是公命潮紀其事潮仰而歎曰凡金玉珠寶象犀龍貝雖世所極珍異貴重者每不乏也富有力者皆易致以聚然亦易散以敝惟夫絲綸之命謨訓之言及所樹立之勳業獻納之文辭可以震古今而垂竹帛者雖歷億萬世而不敝吁是豈可易得乎哉公之建斯樓也棟宇窈窿丹碧煜耀其上則天藻龍箋寶璽玉軸雲漢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袁州府志2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WA35-38
ガラス使用

回日星絢耀昔宋仁宗賜學士梅詢一飛白大書爾
歐陽公曰有望氣者榮光燭天必賜書之所在自今
較之何啻什百千萬奎壁開祥川岳騰彩其必袁山
秀水之間乎而天下之人士觀感激發志存立功忠
懷報　主以翊我國家無疆之業公之澤固未有涯
也潮不敏蕪謬之詞敢亦竊附于不朽云

縣車堂記

嚴嵩

昔者夫子之訓以里必擇仁袁州古宜春郡其風氣
茂密城郭完固其人力田勤生粳稻魚筍果蔬之利
足以自資故重違其鄉溪瀨湍急太舟不得進四方
工巧奇靡之貨不至故民不見可欲土俗愿樸鮮囂
僞嚚獷之習蓋庶幾所謂仁里者矣而其岡巒迴擁
林壑映帶雲烟寂而泉石嘉郭郭井邑若在屏障圖
畫之間又有足樂也且吾家鈐山往來不百里而父
毋之邦也予童而游焉壯而從仕周兩京餘三十年
務劇形勞思抗志於埃壒之外矧年既老而髮種種
矣揆之止足之義於退休爲宜故擇地于郡治之西
使營一區而將老焉而題其西圃之舍曰懸車堂或
聞而咻之曰子乘軒曳裾拖玉紆朱致身重位策足
高衢秘莞宵直　皇言晝趨晉錫便蕃顧問勤渥雖

有林泉其得樂諸名堂之云不其欺予哉予嘿不應
嗟夫君子進則服勤盡忠于君退則忘名求志于已
迹雖不同惟義之安而已予也潛志山澤馳思丘樊
招雲月於東溪侶猿鶴於北谷浩歌永言乃其本懷
徇禄忘返是惟深恥獨以誤荷　聖天子殊眷隆渥
義不得遂其私鞠躬盡瘁乃其分耳萬一他日仁聖
憫其老衰賜之南還獲稅轡鞅從于邦人父老婆娑
里門以咏歌至化坐觀美俗畢吾之所好則豈非厚
幸哉姑記此以俟

鈐麓書院記

許讚少保文淵閣大學士

惟人實誕生本夫地氣之淑靈然地勝得名實因人
賢而顯著蘇長公文章蓋世則峨嵋匪衆山可擬韋
晉公德業鮮倫則緑野豈庶壤可方有袁郡都分宜
邑治吳楚交會之區乾坤幽奥之境袁水西來演秀
迂而渟澄若鑑鈐岡南峙環疊嶂而蒼翠如屏下映
黿潭黛影沉水心而互幻上立神祠蒼林翳簷角而
蔚森鈐岡中畔月嶺半規隱起異常蜿蜒不已帶以
坡陀或見或伏瀦以陂泉或匯或流境象之勝忽若
遺夫茲世造物之工或有私於是方鈐山者實北對
縣治南領衆山今少傅大學士嚴公入翰林時嘗作

鈐山堂於學宮之東以爲讀書之所迄今四十餘年公位極人臣任崇輔相以忠誠寅亮之德結　主知以雄健奇偉之文裨國華學啓　淵衷功熙帝載殊恩屢錫異數荐加瓊翰之褒忠弼之堂　宸章已昭回於總郡而優複之賜際遇之隆御題未揭示於通邑顧月山之麓有寺僅存屋荒弗支僧少而貧公貿以莊第濟以百金僧樂徙而淨居勝常吾得地而書院以拓然不謀居處可安惟知恩與宜重中建　敕賜延恩之閣尊　上賜也前爲賛元際　聖之堂志感遇也因山水交盤之狀扁川巒萃秀之軒止萱藏爽於巖阿則設像崇先聖之祠天光雲景樓我觀於池上則　賜扁出　睿皇之筆遵彼一澗建有二亭植參差而被阜則揭曰林皐泉湧注以爲池則榜曰碧澗而總以鈐麓書院名之夫山川泉石互爭奇而獻巧棲閣亭臺各占勝而馳光則按時遊覽天趣畢如矣當其韶華方麗淑氣已融花塢曦暉崇林鳥語琴尊在御賓主交歡斯時也吾不知會稽蘭亭之遊與此何如也及夫養氣方張時雨亟降亭榭烟橫垤畦水滿萬樹涼濛千峯縹緲斯時也吾不知瀟湘江渚之景與此何如也又見白露零空玉蟾度漢金

餅輝而階除炫晝彩虹映而竹樹敷陰庾樓共賞有加於是乎迨觀青女施鉛滕六散花川原一色而玉宇高低江山千里而瓊林遠近東武高情有逾於是乎夫江雲山月餘館閣之書香天藻龍文照澗溪之風致獨不觀莘野寂寥商祖之玄纁數貫傅巖遠曠武丁之繪象斯來雲龍風虎水濕火燥際會之機古今一理觀於此述不獨明良之遇可昭冊簡而山川之遇蓋自鼇極既分之後而始有今日也寔地靈人傑天元啓之功崇德懋　聖君表之山神呵護以效厥職日升川至書院孔飭

廣濂橋記

徐階侍郎

廣濂橋在袁郡袁山門外秀江之上秀江於袁最大其南爲郡治而北則宜春之學與其驛舍在焉厥初伐木跨江而橋之嘉靖甲辰燬於火凡往來者咸以爲病然而有司詘於財力未能復也丙午春少卿世蕃蒙

師大學士嚴公嗣子太常少卿世蕃蒙

恩賜假歸郡父老相率詣君言狀君爲請於公欲以優歲所獲　賜金爲之公慨然曰古之居位者先其民而後其身是故苟利於人有約已以圖之者矣予幸際

聖明忝輔職屢荷駢蕃之錫懼無以勝焉矧吾父母之邦望予以濟其曷敢自恪而不以急其所不便哉遂出金二千七百兩餘命太常君從事君擇匠而興之謀募工而授之役增其高十三厚築之以防水之決溢攻甃之以石以遠火災經始於是歲八月明年六月告成廣二丈袤三十二丈有奇於是行旅之經其上者坦然而履康莊而慶秋公以橋之建出自　賜金具以疏聞上親賜名曰廣澤言公不自私而克廣其澤也嘉洛江川增賁於是巡撫中丞傅公巡按侍御徐君方伯喻君合辭以請是懼少師公鄭君之賜是維聖天子重輔臣之請乃希闊盛事不可無紀爰命有司建坊樹碑于江之滸而書來屬階使爲之記階聞之三代以降願治之君莫不欲康又兆民以弘大業而時無其臣則其澤不能以下究其士大夫之賢者亦莫不欲利濟斯民以行所學而弗遇其君則其勢不能以有爲仰惟

皇上如天之仁好生之德無體堯舜淵衷宸慮無一日不在于民而公以明德異才贊襄

密勿其視天下惕然有禹稷饑溺由已之心夫是以
道合志同諫從言聽措諸政事若育賢才弭邊患罷
煩苛之令養和平之福
宣
皇仁流澤蒼生矣乃今又屬念梓里捐千金之重簪
累年之積以就茲舉同時建郡東下浦二橋
上又賜名曰廣潤行道之人一旦咸得免於病涉雨
皇上仁澤覃敷益若雨露之施元氣之運遠邇小大
罔不濡被蓋公之學得
正而大行

皇之澤得公而彌廣信不可謂有君有問矣
僅見者夫公之勳德在　朝廷利澤在天下固當有
紀相遇之盛垂竹帛而銘鼎彝者而階非其人也謹
因茲橋之成僭論之如此太常君字德求其歸也適
值歲侵能承公志出穀五千餘石以賑民饑來者輒
應設粥而飼之全活甚衆其父子之間人又以方范
文正忠宣云

廣潤橋記

鄒守益　國子祭酒

袁郡東十五里曰上浦宋淳熙間創橋名尚古至我
朝成化間修之尋廢其五里曰下浦舊無橋地當湖

廣四川廣西雲貴孔道輿騎旁午遇霖潦激射編木以渡實足者惴惴若滿及地則望若秦越少師大學士介谿嚴公聞而嘆曰吾當爲鄉人拯此患公爲明天子簡注自宗伯入柄銜嘉靖之化寵錫鴻典揭敢自私出　賜金付男必卿世蕃伐石僦工以與鄉人沐

皇澤於無疆始於丙午四月成於丁未七月計橋二浦釐水九道袤三十丈廣一丈五尺面甃以甓萬口積貲如從祇席上游息工竣請額

上覽定曰廣潤郡邑大夫告於撫臺巡院及方伯諸公咸怡然曰

御賜也仰山秀江蘊靈萃英其預寵嘉之告于少師建亭磐石以俟少師手勒狀命幣徵言于益益瞿然曰嚴廊宗工炳炳而公于山林取之將以對床論文里門趙義三十年舊交其出頌功贊德表耶昔伯禹佐舜克艱交儆八年于外視瀹猶瀹伊尹相湯一德用協匹夫弗獲若推諸溝中少師其諸猶瀹若推之志乎古語有之觀室于閫觀國于境觀天下于鄉世有陵駕鄉閭敝化箴義人之視之若觀火然維公造膝容勿嘉猷外順于邦本邊務人才時政天下陰被

其賜至比歲大饑漕粟五千石以活邑萃約束家僮
以閔有司涸鄉里爲大戾鄰邦賴泚焉茲復費鉅役
艱用屹茲偉績以酬鄉父老曰仁以貽翼子姓曰訓
以祝
皇釐而推以彰賜曰忠曰廉夫教于一鄉而運天下
猶掌也晉史載杜預橋富平津武帝舉酒勞之君臣
動色相慶則仰瞻
聖額覩摹宏遠晉氏瞠乎下風矣
帝德廣運澤潤生民若天涵日臨申命用休老有終
幻有養俊民有章行獄有經戎虜有防旱滌蝗疫有

備將薄海若比閭畏途若衽席而無復蠻觸之
沴以干中和是
詹訓之所以嘉虞而樂殷也公尚懋之罔裨禹伊專
休于謨訓

分宜縣學宮書籍記

蔡玉瑞 訓導

今大宗伯介翁先生嚴公居邑治東學宮之傍　御
賜有書建樓欽藏永錫祚胤矣乃掌留部位宅百揆
遐不作人之念恒聿聿焉瀕溱焉乃捐薪俸摹印南
雍十七等史經集群書如干部備之學宮以爲鄉後
進習讀之資于時袁郡伯過齋李公遄督縣葺閣增

架儲之鄉閭親戚子弟慶幸之至咸曰宗伯公嘉惠後學如此推已及人不私所有如此其視得論衡以自秘者其用心之公私厚薄何如哉吾掌教莫子仲修同郭子汝忠謂僚末玉瑞曰和鳴之音天下好爵之士欲與聞也盍以書目鏤于版昭之學宮庶後世有考而無替焉且世世無忘公之賜玉瑞乃敬題其末如此云

萬年橋記

嚴嵩

分宜邑治前瞰秀江源發于楚萍至此渟滀而邑之西東限以兩山束以巨峽每春夏之間水暴溢湍湧往來者以涉爲病迤東數十步有清源古渡路當要衝有司濟以二艇間歛富民斥官帑比舟加板聯爲浮橋以通濟之然水稍泛激橋復斷病涉猶故而一造費數百金越四三年輒壞居民行旅聆江漲而迴轍迫則從舟橫奔而渡頻罹覆溺頃歲子侍郎世蕃以事歸嘗兩捐金造舟與橋民頗稱惠然邑父老謂必造石橋庶可永久而費則鉅萬合詞詣蕃以告復致書京師以告于予曰公爲宰孰當爲斯邑建千古長計予私自念屢歲荷蒙

皇上賜金雖嘗捐造宜春二橋而此舉猶不可已父

老言良是廼興石橋之役始度地相址議者爭論東
西弗決有指今處者曰盍在斯廼橋水奮土探其底
則下有巨石橫亘其平如砥遂加石立墩稍移之東
西則深溪浮沙邈無涯矣信異哉若天設地藏焉先
是予往來吳中閱橋而美於是徵匠買石于吳川運
出伐載以巨艦溯江入湖至于楠鎮灘水淺涸易數
百小舟乃獲抵于宜而石猶不敷將往吳復買之一
日鄉氓來告邑西揚江之岨有石盍採諸往穴數處
果獲石堅大豐盈用遂以足既謀合材集制定工興
曬水爲道凡十一空其長一千二百尺有奇廣三十
尺翼以兩欄如其長之數計用白金爲兩萬餘
今許侯從龍出力經畫侯吳人也故計處甚習以被
召去通府曾君大用來署邑嗣理之尋以他務去典
史周承源者民張滄王治隆張梧則專董其役郡守
張公任節推蘇君景和時程督勸勞有加巡撫中丞
前可泉蔡公繼鍾陽馬公巡按侍御五台徐公行部
至皆親莅臨視申勑群吏罔敢弗共經始於嘉靖丙
辰秋九月訖工於戊午夏六月行者嘻嘻獲履坦途
易危以安罔不稱便夫自有天地則有此山川歷今
凡千百載橋渡之建古今人非不欲創構之也悉沮

於時力而有不能予始者惴惴然以難成爲懼既而禱于山川以徼神明之佑又賴諸賢大夫之力乃克有成噫亦難矣父老以書來謝曰是惟萬人之緣萬年之利也吾儕敢不德公之賜予曰非也吾非歷住之久叨錫與之隆其曷能馬此吾君之賜也自古人臣受君之賜則作爲銘識以示弗忘江漢之詩曰作召公考天子萬壽盍名斯橋曰萬年橋以無忘

聖天子之恩以仰祝

萬壽與天地相爲無窮焉此吾之志也遂勒石以記

曹光啓　知府

化成巖續記

袁郡西北距城五里許有崇岡平臺可寄登跳之勝者曰化成巖僧屋其上名開化院舊有精舍乃唐李衛公德裕謫宦于袁時寓居讀書處也夫衛公立朝大節固莫能殫述然即其陳丹扆排訓注薦盧肇逮平澤潞服三鎮諸事皆可爲後人法程則千百世之下因其地思其人固景仰先哲之至情豈徒資遊觀焉已哉歷宋及元宦遊於袁者如陳述李詵趙汝夫曹叔遠那海諸名公相繼建亭構祠侈傳其盛惜其後莫有嗣脩之者而歲久寖廢古蹟不可復覩戊午

秋尚書郎渤海季公來守是郡飭憲貞度布德宣仁
暮年之間駸駸乎百廢具興暇日登覽茲巖見岫環
如壁巖虛若軒下瞰寒江高樹鬱鬱蟠綺如障如奇觀
競出勝槩如故而衛公之蹟則湮矣乃愀然曰先賢
遺矩方將爲後人繩武而忍其湮沒一至此乎是我
守土者責也遂撤舊稅課局之廢材十日命工建屋
于其上中爲燕堂凡三楹扁曰化成軒傍有廟宇以
供香火閒館以備庵憩經始于己未年七月辛卯日
落成于八月戊辰日其費悉取諸公帑於民無與焉
由是舒嘯有止燕喜有居晨憩宵遊咸有殊致嗚呼

自荒蕪之區蔚乎一改觀矣詎非斯巖之幸歟嗚呼
自有天地則有此巖其來尚矣然茲巖歷數千百年
得衛公而名始顯今去衛公又數百年得季公而名
復揚是巖之得遇于衛公衛公之得遇于季公若相
待以有成者夫豈偶然之故哉使後之繼守是郡者
亦如我公所以追慕衛公之意而益葺其所未備則
茲巖之名稱雄于袁郡當與天地同不朽矣不然安
知茲巖不爲樵牧之地而亦如今之所以悲昔者耶
予以臺末謫貳是郡其迹稍同于衛公自愧才德不
逮遠甚而竊謂季公之恢復古蹟眞有以克紹衛公

之休者也是不足爲良二千石乎時僚友汪君魯泉
蒞任樂觀厥成予乃爲稱述其事勒石以記俾後之
觀茲巖者有考焉季公名德甫字仲修別號竹隅蘇
之大倉人其他政績赫奕當自有紀之者茲弗著時
月日

袁州府修城記

張春　編修

城之有屋非制也江南列郡多有之大抵南地恒雨
土善圮不堅屋覆以免俾雨弗侵而歲不一修葺漏
溜上注旁射爲圮益速圮不止勞費不休守土者其
志焉其說有二一曰撤舊材之難二曰舉新工之難
今吏於茲土上之人法守是防費鉢兩以上必關白
候允而後可下之人伺察蒐剔之得間則嘖言肴興
乘上下交責之勢而并是二難卽不得已之舉亦將
反阻爲徐有志者浩嘆中沮設舊焉從事其不往復
文移稽牽議擬淹積歲月竟以遷代去而克底於有
績者幾希矣凡在更作之務皆然獨緩視於城哉以
故江南郡邑鮮見崇墉峻堞而爲憂治世者所夙夜
也袁郡據江右上流而接湖貴其爲要地也舊矣城
相傳創漢灌嬰屋之莫究厥始正德庚辰郡守江東
羅侯輅嘗仍制修築今少師嚴公爲記之歷三十餘

年諸君子相繼來守罔不歲屢料理郡與衛雜治來參用軍民三七之財爲當常費未有改圖建今久計者無亦如前所論志格於勢而非籌慮所弗及抑事成有其會不能無待耶嘉靖癸丑蜀立山袁侯拜刺袁之命甫下車即登城閱之顧瞭若屬而嘆曰屋以覆城亦以敝城易毛以氈不一勞而永佚乎僉曰然盡圖之明年秋代巡初泉吳君藩臬樂湖王君并屬成君按部適至侯首上方畧諸君躬詣相度良快其請而巡撫五山陳公亦符下韙焉由是城役滋有定議城周遭爲丈凡一千有奇其費灰之數以斤計三十七萬七千四百有奇磚之數以片計其大者三十萬三千有奇小者四十四萬八千一百有奇通估六百餘金無溢也而侯夙謀諸心區畫素審撤屋可市者易金幾二百而以軍民協處之數足之軍之金一百二十有奇民則取諸郡帑之羨爲金三百九十有奇夫役簡衛卒民兵之可勞者日百七人凡五日而徧廼戒期鳩衆雜運沙土與灰而合之布若干厚初以磚之小者加于其上周則復合三物布之而加以磚之大者燥濕之相入堅脆之相得欹正衡縱之相錯獻伎者無留智効力者罔遺勇始於甲寅之冬再

閱月而工告竣事庫而增崇險而坦夷頹而乾立缺而完固陟者遐瞩而曠爽履者步武而暢適四顧矗矗氣雄形壯稱江右一鉅鎮也四邑之民罔知郡有大役倏瞻新城屢殊昔觀相與駭愕曰侯何神哉是舉乎於是二守鄭君鍳判府曾君大用節推蘇君景和宜春尹劉子廷舉分宜尹許子從龍萍鄉尹梁用達萬載尹倫學智咸曰是績也豈可無書走使屬予文用紀厥成予隣壤鄙人側聞侯易直子諒名矣君子長者蓋心誠乎愛民而注措左不苟誠故上下信之不尚斯其於難者易矣宜不大聲色而重役遠蔵

偉功成建式垂遠規令名弗刋於乎觀是一端也其爲政要於錫福庶民民永有賴者可知已曩少師之記有曰使嗣是者修其政俾無隳若袁侯可謂無隳前脩者矣後之君子以袁侯之心爲心則茲郡之重江右也豈直今日而已哉侯名襲崇蜀眉州人登嘉靖乙未進士由南戶部郎擢守而府經歷劉相之衛經歷陳縉者寔受侯檄終始是役於法亦得書云

分宜縣新城記

嚴嵩

昔在成周宣王中興其功烈盛矣而詩烝民韓奕諸篇於築城之事特詳焉想見其時君臣相與同心以

憂天下之治所以設險防患者甚是其悉也　國家
承平日久比歲倭夷作難數犯浙直閩粵間所至有
城守者寇不能久持即去其無城者操掠不恣聞夫
城之有無其利與害較然可知也嘉靖庚申夏四月
分宜縣新作城袁守季侯德甫分宜令戴君廷憲
以書及城之圖來告曰頗有記分宜舊無城壬德壬
申寇起瑞州華林邑民恟恟奔竄無所於託始謀築
城而吏苟簡從事以聾爲塘高僅丈餘厚不及三尺
甚陋不稱雖名爲城實非可緩急恃也嘉靖戊午寇
復起贛州遠近震恐兵部疏言郡縣皆當刻期築城
惟時中丞吉陽何公遷適領巡撫湖西之
命曰是責在我何公學道愛人之君子也下車整飭
民隱作新吏治勅所司毋敢廢慢
玉子之詔凡城若干處而分宜比舊址加闢之高倍
其數厚乃三倍崇崇屹屹非復昔日之舊矣始者群
議或沮於無財或病於勞民何公親爲規畫財用取
自公帑不煩民一錢之費用其力則計日受直發倉
粟給之侍御史鄭公本立巡按茲土體國貞度與何
公議克協既而中丞張公元沖侍御段公顧言實來
嗣任工有未竣二公又相與處畫適覩厥成戴令者

專董茲役季侯總之經始于己未冬季而以辛酉之春訖工凡費白金爲兩三萬二百有奇夫古之君子事所當舉則不計其費知有以惠於民也役所當興則不恤其勞知有以佚於民也始也不免怨咨及其後也見德而忘其費享佚而忘其勞故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若今始既無所費於民矣又未嘗勞民民德諸大夫之賜其有既耶此季侯之所欲有紀於後也參政王君宗沐憲僉鄭君述咸與綜理蓋諸君子並以弘濟之才當

袁子睿謨椎斷欲興治補弊之時保衛其民求

當宁南顧之憂寅恭奉職如此使天下四方皆諸君子若也事焉有不舉民焉有不蒙其利者哉予邑產也慶茲役之成父老子弟之有攸賴故叙其說以復季侯使刻諸石焉

重修府學門記

袁之儒學立夫子廟自房侯瑄始其徙營於州治東自祖侯無擇始其宏舊規左廟右學自王侯俊始而儒門在廟學之間規置詭隨其外復障以民居嘉靖甲寅袁侯襲棠蒞治視學頎瞻而慨之語於寮屬曰

鄒守益　祭酒

義路禮門聖道嘗譬之矣入室自堂升堂自門而詭隨若是其奚以端士習吾儕鄉射讀法聽訟獻馘咸於斯設以詭隨雜之其奚以清化本郡寮鄭永蓁葛倅之奇載推景和協其議而宜春劉尹廷舉任其勞相方鳩工政作於明倫堂之中市民址而拓之重門洞開如砥如矢諸師王朝科金端王猷李惟寅屬於諸生何元會顏昇潘宇劉應選等曰茲甘易陋就中之幾乎在詩之民勞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故惠中國而綏四方在易之臨剛中而應大亨以正故教思無窮參保民無疆侯履昌黎之緒學道愛人用新耳目心志俾得其門而入其將振我袁於潮乎長府仍舊貫重民力也泮水頌敬德隆士教也廼儼然徵言以彰嘉績而範來學東廓子益拜手以復曰諸師諸生亦嘗窮於中之源乎降衷維上帝受中維烝民養之以福曰協於中敗以取禍曰不協於極千古聖哲建學教壹是以中和爲的典樂之教直欲其温寛欲其栗剛欲其無虐簡欲其無傲故聲爲律而身爲度無體之禮無聲之樂肅ヒ雍ヒ與天地同流上律下襲祖述而憲章之曰智曰不欲曰勇曰藝隨其才質而文以禮樂禮樂者非自外也中和而已矣自易其惡

自至其中舉剛柔善惡而陶鑄之是以善人多而朝廷正諸師諸生亦嘗繹於時江之記乎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死忠死孝皆自禮樂流出從令爲孝容悅爲忠詭隨而可踰也新城雒經汨羅魚腹高而過九矣是以均天下辭爵禄踽白刃代不乏才而依乎中庸爲難世之豪傑孰不欲經綸大經立大本而忘峻極于天而忽中和孰不欲宗廟百官而閉之門也戒慎戒懼是欲升堂入室觀宗恐懼須臾勿離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三千三百無往非瑟僩赫喧工課是謂出入以度外内知履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益承乎南雍思以陶冑子而未逮也嘉鄰鄙之有休聞而祝其深造以居安資深焉凡厥庶民是履是視以會　皇極之福將亡習日入凡厥庶民是履是視以會　皇極之福將亡習日端化本日清聖的日昭帝衷日協無窮無疆四方其綏之尚有史克之頌在

袁州府重修儒學記

朱衡　工部尚書太子太保

國家建學育才懋興治理自京畿至於天下郡邑莫不有學故人材炳炳風俗所由美治化之隆卓冠于前古何其盛哉袁州稱文獻郡其人多孝弟力行以勳業著者後先相望鄭君來守是邦興罷利病而左

加意於風化祇謁先師顧視殿堂廡舍咸傾圮焉慨然嘆之乃議鳩工輸財首撤大成殿而新之至于門廡齋舍庖湢及名宦鄉賢祠各以序爲易腐以堅闢隘而敞規模宏邃煥然壯觀矣以萬曆三年八月經始至四年二月落成萬載徐令一唯宜春曹令倌分宜趙令日新萍鄉黃令臺皆相其事僉謂是舉也振前美塞後費不可無紀於是介諸生記余惟袁州學則李盱江嘗記之其言教道結人心者至悉有斐乎其文也余何言雖然我　國家建學之意所以異乎前代者請爲諸士誦之

太祖高皇帝龍興之初首

詔天下郡縣皆建學而尊祀夫子始爲士則以聖而標的在是俾諸士日仰瞻焉升降焉邪在其上由之將自知之然其道何居曰明倫爾已故文廟之後堂以明倫名人之生也其入也必有爲之父子長幼夫婦其出也必有爲之君臣朋友合五者而盡乎人而其入其出之所遇則親義序別信之心油然自生是則所謂道也未能須臾而離乎人則未能須臾而離乎道道之所著即倫倫之所寓即道而散見於事物者皆道之用也孩提愛親及長敬兄見孺子而惻過宗廟而欽此不慮不學生生不已之機極而

至於大成之聖亦不外是夫子傳之曾子故大學述脩齊治平之教曾子傳之子思故中庸言盡人物之性極參贊之功至孟子而揭其旨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斯夫人之正脉也而世不知學高者淪於無而不知倫物之即性命也卑者執於有而不知性命之即倫物也夫道際蟠於天地充滿於萬物散見於三千三百而其歸致則一至遠而近至近而神循乎庸言庸行之常而通於知性知天之微根於不聞不睹之時而入於無聲無臭之妙常感常應常定此明倫之極功而學之所由名哉今夫梓人學輪人學輪必盡輪梓之技而後曰學然則學夫子之道而不盡其道謂之學可乎諸士謁夫子之廟日見羹墻升其堂則思所以入其室求之於子臣弟友之間務盡其分愷愷焉流貫乎事物通極於性命之原始而士大成而爲聖賢濟濟麟麟道德一而風俗以同是則　朝廷設學之意而鄭君之所以懷懷焉者豈其爲諸士千世求祿之階也哉鄭君端慤精明身教倡於上諸士當必勃焉應之效用於時垂芳後世以爲斯學之光則鄭君之用心亦將傳誦於無窮云鄭君名惇典字維勅壬

戍進士福建侯官人

刻袁州府學三記跋　鄭惇典知府

學必有記重教化之地也古今作者不知凡幾獨取李肜江袁州學記爲有關世教爾矧重以章友直篆柳淇書世稱三絶惜碑燬兵燹洪武初郡守劉公伯起慨碑無傳建尊經閣刻記于門屏間歲久學宮漸傾弘治改元郡守王公俊重建　聖廟開拓學宮煥然一新閩泉山林文安公記之計今凡八十餘年前創制又大壞萬曆甲戌冬子承乏是郡瞻廟竊嘆曰是吾有司責也又重新之吾宗師朱鎮山公聞其事特爲記焉夫袁學始於祖公之移構經營繼以王公之拓基弘制二公紀其盛也宜哉予直修葺前規何足競美惟師企慕往哲興起後人於教化之地加之意矣予惟肜江發明忠孝炳炳大義垂宇宙間文安公惓惓以愛民興學道宜並行爲敷教厚俗之端其識治之論斁鎮師則又進於是焉謂道本於性命之微而極於功化之顯學能盡性則盡道矣此固忠孝之所自發教化風俗之所由善也聖王開設學校之意至矣盡矣肜江之記不永有聞于後耶子茲編爲二帙不必章篆柳書而三絶之名又自今始諸士讀

三記而究三公之心則學之本原功用一以貫之盛世人材將彬彬自袁出矣爲國者何憂哉

宜春縣修學記

易可久　即中

宜春故有學學於今址宋淳熙中郡守張公杓與其邑柯令春卿弘　天子建置德意相度改爲得唐狀元盧肇氏故居營之期諸生踵盧氏之芳進大成之域將無負於朝家作人盛美也廢興不常賢有司以時加脩宋末邑令司馬遡美光　國朝郡守劉伯起邑令凌汝志徐楼劉廷舉先後綢繆備所未周士志師模感而自新儒效章明人材輩興爲　國希珍有以藏越廿餘年宮墻漸壞堂門廡復見敝穢溥愈

病之今萬曆丙子郡守三山鄭公悼典方大新郡庠將次第及茲邑令安慶曹君倡首自任曰邑校賢關令務也矧鄭公德意敢不祗承廼與訓導韓守約鄧咸潘卜吉度規捐俸集材募役鳩工易朽興頹首新大成殿明倫堂廟廡齋舍書閣射圃以次葺完戟門屏蔽易木以甓黝堊丹漆雲朗溪輝經始于丁丑歲之八月落成于戊寅六月由是廟堂壯麗門墻尊嚴不必資財力於民而師生數肆所存忽復改觀宜之學今且載興矣某月之朔訓導某某謁廟登堂與諸

生論學諄經則相與忻然曰是舉也起敝維新育材
敦教令有勞焉不可無書因介諸生來謁記於予予
言足彰盛美哉仰惟學之在郡邑不可一日廢者也
狀建學立師責在于君其修舉廢墜在賢有司至所
仰副君師以成賢有司之振舉也又顧士所自學者
何若故庠序設而倫明民親禮樂教而絃歌俗成尚
矣他如顏之巷憲之室環堵蓽門得夫子者師之猶
皆足自成其所學而不見其陋且庫何者吾學吾學
他不與存也矧今皇皇　聖明立之學校懷懷循良
新修舉廣其居宏遠其規摹高大其門墻俾諸生

者游茲息茲觀法討論研先聖之道究當務之務予
茲則是有三代建學之君有武城學道賢有訊而爲
士者又不病于居之陋且庫因而自成不費財力易
舉爾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致道以成其學正今時之急務也士誠立之脩之去
怠荒洗陋俗廓乃見遵乃途反求其所固有之基而
日益加培以務聖業豫養於家一此學之積累進而
入門升堂執經見聖一此學之驀往出而應事接物
陳王贊帝一此學之敷施則上以是求下以是應即
盧肇氏之科名且姑舍是不然者是上立之而士作

之有司者脩之而士廢之自負其所學且大負於明時也豈盛時賢士所自願亦豈張公以來諸賢有司所期待于諸生耶宜陽世多賢是學創袁山臨秀水嘉靈所會益又助之有司者復加意焉感時自奮以尤有富道德躬禮樂擅經術負大成之器者出焉以佐明時勤名昌鍾用增建學者之光而記以詩詩者度賢有司作興盛心爲之加勗云爾也因書以識諸石曹侯潔已惠民績成三載修學造士此特其一端者以記修學弗備書

袁州府暨屬縣新置學田記　張秩編修

嘉靖戊申今少司空鳳竹徐公起家宰春冬宜春是時民力竭矣如罄之縣十室而九公至除其煩苛與之休息忍饑而哺冒寒而衣順民之欲而無所擾民用大蘇如瘵人復起邑以無事日惟引諸生品題課業揚確古今雍雍如也居三年徵入爲御史民失慈母士失良師依依然有遺思焉其後二十四年爲隆慶辛未公始以大京兆改御史大夫填撫江西當公令宜春時從事獨賢業已遍涉諸屬縣即窮山遂谷土習民隱無一弗諳者至之日則下令郡邑民所疾苦與所願欲而不得遂者皆

罷行之根穴之寇談笑殄印圈鑰勘不喪時刻於
是四境晏然無疾呼急赤之警十三郡之衆若治宜
春焉初分宜嚴氏沒官田宅歲入萬餘金　詔以佐
江西南贛軍需舊矣而蕪田敗屋歲多逋負軍儲告
匱則取盈於民敲朴轉徙怨聲載道撫州瑞州南昌
臨江諸郡良苦之而袁爲甚公至是廉知其狀嘆曰
坐派名也而積逋若此是無裨於官而重困吾民也
且田蕪屋敗歲益甚耳失今不理害其有極捐近利
而懷遠圖孰與計直鬻產儲之以備軍需乎乃謀於
贛督府殷公江西巡按劉公兩公議合遂會疏得

請蠲逋官民兩便而袁歲倒滕一朝復釋矣已復念
曰袁民今則稍蘇矣若士困何且茲地故瘠得無仍
有力學而不給釐粥者乎有殁不能櫬壯不能室者
乎有貢舉舟車之費一切倚辦於民者乎吾當計所
以給之會有匿報沒田官產者會其直得金若干郡
大夫以請公欣然曰是不足爲諸生資乎即次分給
五校爲市田費多寡以差自是庠有恒產士有恒資
始公爲諸生慮者胥此焉取給矣事竣凡阡陌疆至
佃人姓名歲入歲出之數籍而記之具以報命于公
且白文宗邵公而郡大夫則謂茲嘉惠盛舉何可無

紀乃介子門人何生元會謬以爲屬秩聆已感焉夫俗之敝也士大夫傳舍視官府塗人視士民在則念去則否久則忘之者豈少也公去袁州歷二紀餘矣乃其心乎士若民也睠焉如一日至爲置田給之若父母之遺其子弟然者此非真仁篤愛恒然結於中而不可解者能之乎聲音笑貌何足以及是雖然公豈肯屑然爲多士饘粥計哉上臣之義爲國樹人需異日效當世用耳夫脩先聖之術明當今之務士之脩業也猶農夫之耕也襏襫弗服錢鎛弗痔曰士之岡舍我嘉穀殖彼稂莠曰士之蠹汝也禮耕義種仁聚樂安而日繕之以肥于身以肥于家國天下斯公屬望之意不然者是素餐也卽　國家何賴焉故嗇　曰授黎公之養士也修先聖之術明當今之務則　所以自養也

多士慎毋舍其田以貢公哉秩不俟厚公知愛敬繹緒言爲桑梓忠告因以復之若干畝歲入租若干石其直若干金具載於碑陰公名栻字世寅蘇之常熟人嘉靖丁未進士以今年　月日晉工部侍郎以　公孝友仁厚自不家食時歲以所餘租入給鄉族親而貧疎而賢者若而

人蘇人徳之謂有文正之風其撫江西也崇素撿舉鄉約嚴保甲省繇役平巨蔻鋤貪猾所爲撫摩噢咻之者不遺餘力茲以紀學田也不具書郡大夫姓程名文著字美中徽之婺源人嘉靖壬戌進士潔己愛民右文好士諸所措注一以公爲師多可述者此特其一事云

袁州府題名記

申時行修撰

周官施法於官府必建其正設其貳其職業相參而輕重相得爲法甚善郡之有守有佐亦如之夫守大吏也　天子側席而求剖符而命擇能而使大者轄千數城小者不下數萬户一境之内齒類林立守[illegible]而存亡休戚之掾史鱗比守得而臧否廢置之闔郡之喜懼繫其解頳蹙頞之間而大小屬邑之吏無問賢不賢在其臂運指使之際其位亦高而勢亦重矣位高而無輔則孤勢重而不分則專故復有材賢者受命于　天子而爲之佐而守之于佐或心誠相知道誠相和洞然肺腑而曠乎形迹之外有謀議則就諮有煩劇則聽理然後佐之于守亦將志得意附畢智盡力以攄發其材之所能爲而輔其守之所不逮於是郡中之治益起而守之譽益尊此交修協贊之

道也今之爲守者挾尊官據重勢以爲一郡之政事惟吾操縱弛張可以恣睢而無忌視其佐茂如也而爲佐者亦外受掩抑而內自闊疏其禮節不能相下心志不能相孚則必相視漠然如秦越是直不守陵道雜吳楚之敝風其民固號難治而會　天子明聖銓司愼守法郡之守佐皆精擇而器使之一時長吏於斯爲盛由是郡守李君寅實同知楊君自治通判胡君夢桂推官郭君諫臣先後戾止于袁既協力同心展采錯事復慨然曰袁自明興以來吏於斯者

接矣而名氏不傳藝文不列豈非郡志之闕哉乃相與立石題名而郭君致李君之命屬予爲之記予以爲郡縣之吏誠循良慈厚長者有大造于民其在位則歌之去則思之沒則祠之名垂無窮逾於金石其他暴戾殃民貪墨敗官者此其身不獲譴則幸矣而奚名之足傳耶然在諸君有深意焉今　天子簡任後良綜核名實儁功者膺不次之賞庸違者蒙不測之誅有司群吏奔走卒職而諸君日惕惕焉奉法左謹若曰某賢守某良佐吾輩之師也不且失職某守

而不賢其佐而不良吾輩之監也不且褒辜俛仰左
石克永觀省期在對揚休命以業厥官其亦銘戶牖
佩韋弦之意歟且諸君固東西南北之產也幸生同
時仕同寀乃復政同聲志同趣不忘前事之鑒以垂
後世之則其慮後人也深矣其有利於袁也大矣繼
是而吏茲土者尚論諸君之際能無惕然而深思趯
然而慕傚者乎是碑其可以傳已茲刻也知府自朱
守仁劉伯起而下若干人同知自孫養浩郭銘而下
若干人通判自蔡廷琇林暄而下若干人推官自陳
參表陳全而下若干人名氏資歷具載其下若袁之

山川風俗詳在郡志中茲不復論著云郭君子同年
進士也

鳳竹徐公生祠記

張春 侍讀

鳳竹徐公始令宜春擢南臺也越十有餘歲而袁人
有去思亭之建鄉進士迎川楊子記之矣又越十有
餘歲來撫江右公視列郡如一而爲置學田袁所獨
也大史鳳林張子記之矣時袁人已有建祠之議公
聞峻止弗遂其私蓋嚴氏產連數郡官既征其租賃
佐軍需歲額取盈耕住者罔避荼毒若梏若穽數郡
皆然而袁爲甚公廉其狀會疏奏乞斤賣受直兩便

官民學田者特袁產匿報之直之一端耳袁人昔苦滋於他郡者感德更深相與籲天而祝曰微公曷活我公擢司空往又數歲感而祝者曷能頃刻釋此祠之不容以不建也士民易悵等遂倡前議捐貲鳩地鳩工聚材爲寢堂一若干楹肖公像於其中爲前堂一爲門一廣稱之而各易以廂室繚以周垣制閎且備矣先是嘗白於郡侯景山程公未及成而遷去茲告成於郡侯雲洲鄭公請勒石之文用垂永永鄭公衿過喻厚杜問政曰孰可師者予曰以予所知則莫鳳竹徐公若也鄭公肯乃語陳令張子知徐公文宜屬之走使集命焉予何敢辭予惟實政之孚稽久而益著中心之感愈抑而彌堅是祠之役也公能拒之於相臨之日而不能遏之於既遷之後斯民之直道尤章盛世之古風攸復豈非久而益著抑而彌堅者乎然人皆知公位日宗澤之廣被化之大行也易易耳而不知其有所本也夫造家者始之拮据艱難亦孔疚矣已而弘展厥猷規畫素定不勞餘力父母而閔恤之爰啓寧宇拊厥祖世篤其惠斯承厥也曷有既哉故聖人以綢繆牖户爲知道之咏言立之豫也燕翼詒謀爲數世之仁言流之遠也公簉仕時

即於袁之利病若何暫而可行者若何久而不可易者若何悶不條貫於中力所任任而爲之所所弗克任未究也則江右之政孰非素定於袁者推之耶而袁人世受其賜矣然又非始於袁也公家食時即章精於丘文莊公衍義補一書凡天下之利病其暫可行與久而不可易者又莫不條貫於中藏器待時動有矩矱當繁劇叠變故身所未經者若熟諳衆所難決者可立辦匪畜之豫能耶是故爲賢令爲名御史爲良藩臬爲衛社稷爲大臣數歷中外所至霑渥誠孟氏所謂有本者如是而可徒以崇位掩其實德哉昔人稱卧陽春公其斯人與公其斯人與公之嘉績在在頌述江右之績又槩見於會城遺愛祠記中皆可攷而知故不具論茲本袁人立祠之意誦其德之及於袁所以繫袁人之思者如此而不足以盡公也

祠在郡城東之通衢經始於　年　月落成於　年

月諸與是舉得附名於碑陰

徐之孟德清人推官

宣風大虹橋記

宣風舊有大虹橋更木爲石自陳使君使君始事由署萍令竟事亦署萍始于甲午冬月竟于戊戌夏月橋費可千金越三載廼告落成詎不難哉而何爲使

君多慨以千金之橋不請貯金銖錙會弗以此益贖鍰又無動民間一石一木一船一夫不得不需歲月歲月積則工餘靡似益難之上爲文法慎重下爲脂膏疹惜中爲官守競持惟知一勞永逸利賴寔多而寧需歲月靡工餘勢固爾爾工訖使君走一介告于余曰可以記矣余惟始天下事不易成天下事難成天下事不易方其始而即圖所成及其成而克竟其始者尤難方使君之始之也疇不謂使君難其成及使君之成之也疇不謂使君奇其始揔之斷于使君之果念耳果之言誠也一念果誠可以動天可以格物天下無難事於橋何有覩斯橋也鏡使君無難天下事矣天下事以無事事類因循而遺切要以有事事多擾攘而滋勞傷惟是酌于有無之間不以秦越視民不以傳舍視吏不以我始不必我成重首事不以我成不必我享委半途當急則急可緩則緩貽千百年于永逸而民不見勞斯善天下事者也使君其熟籌之矣茲役也仰成使君慨施勤督賴鎮尉易君乾重使君之舉疏勸處助一金余亦微有心焉繼使君設法董役翌襄其間于陸令公不沒也陳使君請啓孫判袁州先後攝邑事浙之餘姚人

洪陽洞記

葛　焜 上虞人 同知

予在盱江每對客談麻姑從姑之勝客曰分宜有洪陽洞者亦仙人所居勝尤過之官羈地限未遂勝遊其年秋轉官袁州分宜其郡邑也明春正月謁守臺於臨江回經其邑自孔道至洞僅五里許迺約同寅薛信吾別駕偕行微雨溟濛遊興莫禁既而姚萍鄉亦至無事張盦着屐相與攀陟縱觀層岩疊嶂詭怪百出莫可名狀予覽歷洞天十餘未有若茲洞之深遂奇絶者紀之以詩歸閱周分宜嶌石君所編洞志每洞一圖每圖一詩并一小記連前後山圖凡十八詩記亦如數布聲之畫無聲之詩交盡其妙一披對之如坐洞中神奕飛越第支叙節詠文用散體志或有限則茲洞之勝未必徧彰迺次第其語爲一編記之按周志洞在縣西二十里袁嶺三峰之右麓世傳爲晉葛洪婁陽脩真之所洞凡七十二穴而入莫得盡到遊者由洞口而入至第五穴遂分爲東西三洞合而計之東至十穴而止西至十二穴而止其間名狀俱按圖所傳此外則隘不可行而世亦莫傳其圖也洞之一洞口爲亭由亭而入懸崖巉巇如盂昔人題洪陽洞天四字於上其中則石室平夷明奕可容

百人有葛婁二仙翁像有石欄卅竈卅池遊者往往
觴於其間洞之二始幽暗火而後入有五雲峰五雲
巖群石纍又而垂光怪雜見有乾坤一柱峰由地直
支巖巔有題名石遊者多題名其上有半鍾石色類
銅形則類鑄而半就者洞之三較諸洞稍爲廣衍石
若雲流而雲中三區一題別是洞天一題壺裡乾坤
一題月窟者各廣丈餘夾峙壁圓下則石筍叅差宛
出林稍石磨一座圓外而窾中真若人世磨狀洞之
四巖上石如僧跌坐前有圓光石如達摩面壁之形
石柱一株如二洞而差曲有石如壽星有石如人則
嶷然下立其石獅之蹲踞石鳳之棲息皆似斤施斧
運洞之五巖下石如鮮蛩纍雜砢銀峰數座光茨若銀
南則田一區北則土一方經界井然石墻一屏間於
田土之中其上則爲雲窩雲窩旁爲蓮峰蓮峰旁爲
石磬石磬旁爲雲岳岩俱奇狀異態由此分而東洞
之一舊以六名壁中一孔大可數尺稍稍有光題曰
石竇竇旁一石如傘之張一石如鍾之懸下則爲井
欄甃砌大似人爲亦泓注可汲洞之二舊以七名有
石如人傾欹名以醉仙石池一區白沙皛皛如鹽旁
有石似翁上則雲霞萬狀下則石階一道等級分明

洞之三舊以八名週遍皆雲燦雲流獨一壁方廣坦平狀如摩崖字畫明滅者名題詩石一石朱紫間見直垂而下者名簾石洞之四舊以九名大約如璇宇圓亭亭中一竅上通透見天日其光照耀四週故名通天竅其下平夷獨一隅小石數峰如雞群而聚名雞峰洞之五舊以十名皆懸崖墜石不可躋攀獨一隅寬平可梯而書遊者多紀姓字其上亦名題名石下則二石一如釜一如馬各因其似取名轉而西洞之一舊亦以六名洞上穹窿如天一石下墜如雲浮因名浮雲石室二間在浮雲旁因名雲庵其下則石皷一面扣之有聲連房一石平面有實歷歷可數又數小峰團聚名曰瑽峰王穴洞之二舊亦以七名巖上有石如狻者有石如蜂房者下石帆一扇其狀曲摺飛揭石筍一枝其狀端拱平直洞之三舊亦以八名相沿而入爲石門廣僅丈餘過此則有石如麟又過此則兩石相峽視石門稍隘爲龍門龍門之前平沙一帶恍然洲渚小溪一泓春溢冬涸洞之四舊亦以九名有柳巖石如柳葉萬縷而垂有淌水洞巖水滴而下者滴入洞中淌涸無餘沫有玉山數峰如玉相輝有玉筍石如筍森森而皎籜者洞之五舊亦

以十名洞中瑩然光淨一壁狀如渾天儀制雖良工巧匠莫可陶鑄鶴巖二三攢簇華亭清標未之讓也洞之穴舊以十一名其間有石飛動若雲霞之狀中一線光淨故名一線天旁則有石如浪花千疊有石如龍之蟠卧下則有亂石如翠屏疊障者不可勝數而人以屏障名之此後人跡罕至洞後山名昌山山下有古渡其深處相傳昔亦有窮之者聞篙櫓聲即昌山渡舟也故圖係終焉神奇之境慕倣其近似者以形容之可知良工苦心矣予謂此洞開竅於混闢不知幾千百載睚遇葛婁棲息不爲虎豹之穴則爲

魍魎之區誰則知之自晉宋以歷今時遊者亦既不少奇興者不過一詩非遇周令君之表揚則終亦荊棘之叢草莽之丘而已安得此志詳於人世耶觀茲二遇廼此洞千古之會避近薄遊却予平生所遇一奇也大都洞天福地清幽寥曠多隔人境即如神仙者流超於方外世不常有亦不常見惟好奇慕古者始實搜而鑒賞之宅如田夫牧豎樵叟漁翁朝夕應接目不留睫又奚怪乎窮更評焉成象者非天之文成形者非地之理人則無靈豈不適用錐多類於烏獸石獅不舞石鳳不鳴石馬不嘶石龍不雨石麟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袁州府志2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WA35-38
ガラス使用

瑞石雞不啼石鶴不唳石燕不巢何裨寔用讀柱下史添園吏之書一時醒快入目終難爲訓清平郊墅君子亦道其常来遊斯者過而不有毋惑志焉可矣因記及之以告同志

建立城南珠泉亭記　徐之孟德清人推官

珠泉亭賦成余自謂下筆若有助表泉監亭之意臨流會景之真大都盡矣復何記議者謂賦詳於創見獨悟而至協成公樂缺焉不紀若冒群力而私享之也余無辭余惟初入袁猥承軍嘗之閫始及南門登樓覽竟座中偶嘖嘖南泉距門不數伯武急欲出門寓目蒭門而重並止啓左其右乂不啓肩輿不得出即躍馬及泉泉殊爽人于時已有無可甚賞之異事者索得舊樓堂各五間以若金償剩無長物尋又會一富室就訊於余余核其事多証特以貲重歛怨設處數十金漸築漸構余俸入不能給朝夕又不敢謂可借以表泉淌若怨前後費若四十金余意且搆一亭而止耳四詢度勃然起三念不能已已遂令董以此開他端藉我二三同志及鄉大夫協助克竟厥役泉以南就山為臺倚臺為堂堂曰對春其北易民田累土治基監令樓樓曰得月東西廂連簷接棟即

兩雪亦可棲遲東廂開小窓可凭以觀瀾額曰濯漪
其下出泉自西而東中築一小堤可方丈構亭曰宛
在水中央北與東先無垣近湊砌西南無缺不惟堂
樓廠豁即堂之南樓之北廂之東西與東外之方丈
亭並可小憩此其大較也春臺環臨萬井化巖峰崢嶸
多奇豈不爲大觀快眺望哉菊窮源頭之活水觀初
濕之湍瀾令人真有活潑潑處而締搆方新徙倚多
所消塵洗俗未必以彼勝此況軒藉鎮制改觀又幷
徙區區爲遊遠供也者余得楚人報二三同心言別流
連其上者累日尚不能不繫繫於衷一日酒三巡屬
余命筆寔紀巔末爲補賦之所未覩云

袁州袁先生祠記

錢橚會稽人　提學道

漢陳仲舉爲豫章守甫下車而首訪徐孺子特設一
榻以待至今以爲美談余癸巳承乏袁陽庶幾遇其
人而不可得進而求之於古有袁先生京亦漢人隱
居不仕讀書兩山中世咸高之固各郡爲袁州山亦
爲袁山而郡無其祠咎在有司余以初至力不能特
創卜地宜春學右得廢驛猶存堂一楹門垣漸就圮
矣喜其易舉將有事焉尋以憂去弗果遲之十年而
余復視學江右行部袁陽而郡刺史高君以轟諠籲

余於宜春臺遥望故址并其堂與門垣無之矣余撫然道故而高刺史請以身任之不一年祠成而徵余言為誌且曰是公故志也余因嘆古之王侯將相或有功地方及生長茲土既沒而人思之為之立祠以識不忘又未足而即其生平所居所經之山水而艷名之止矣至以之名郡似止吾浙西之嚴與江右之袁則以子陵與先生故兩人皆布衣而兩郡之名若增而重餘鮮聞者如所稱徐孺子第以縣榻名其里而豫章之郡不改乃袁猶然不敢直斥其名而祇借其姓既以名郡而更又以名山尤足重也及欲數其事而稱之則寥寥無聞即徐孺子陳義至高亦屢屢矣雖絮酒遠酹故人一事為可稱緜此以談士君子砥行立名而垂芳耀景者豈必名位勳猷哉然而孺子不遇陳仲舉亦何所托以不朽千載而下誰知南州之有高士故闇然自脩較然不欺而姓名湮滅泯泯不傳者古今亦不少也今豫章有孺子祠崴祀不絶而袁陽尚未舉行非先生之不能為孺子固余之不能為仲舉耳顧前此自漢至今莫之舉矣而余始欲舉之即余欲舉矣又不克終而直待今日是亦有數也是役也高刺史實首倡而陳司馬經營尤力即

其故山佃金得百餘汞煩官帑而宜春周令又以俸
佐之始落成焉爲堂五楹奉先生于後而前堂亦五
楹爲講堂左右廡各十諸生肄業其中門楼翼然郡
城如屏秀江若帶學宮踞其東而長橋跨其西稱大
觀矣寔不足一當先生乎刺史高名爲袁番禺縣人
司馬陳名啓孫餘姚縣人宜春令名應偁吳江縣人
皆得並書

陳琨侯署篆宜春德政記　徐作 南昌人 侍郎

侯之涖袁琨也其膏雨斯土濡袴斯民者歷九歲所
矣先是兩攝萍鄉萍士若民爲之紀德若碑庚子之
冬屬二千石缺侯以代　覲行篋一琴一鶴自隨纖

毫匪民脂也旋則復攝宜陽鄉薦紳暨弟子員何元
會等謂先後沐侯德更久且親也謀勒諸珉以紀之
則以請於郡伯高使君報可則又相率走數百里問言
于不佞夫萍之德侯曾司空詳哉言之已唯玆郡邑
亦已矢之聲歌不佞即不爰續貂毋其附贅也乎雖
然馬班傳循吏彼猶異世相感也不佞于侯生同明
世而治濡隣封又烏能嘿嘿已也侯名啓孫字承孺
浙之餘姚人也其大父省齋公為先朝桂后而江右
前中丞公心穀則侯之世父也心穀公實不佞同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袁州府志2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WA35-38
ガラス使用

友因知侯風貧與材不離取鵲印懸之肘後會縣官不忘侯世德遂拜袁州別乘時民幸遊侯之天已未幾例得遷秩去民日奏何奪我父母稍遷貳守爲順與情也袁俗故多借佃二三浦逃率越境而潛匿餒則貧耜飽則操弋耳侯謂田者民所天也安在其逋逃藪也禁不得匿主者間以不平鳴則又不愆爲罹織更嚴私割之條田野肅清而小蠹大庾稍稍克贍侯輾然喜曰民自是可教已聽斷之餘引諸生執經問藝而戶外之履滿焉其藏書故殘缺者購求之復釐正之用爲私淑資人文煥乎丕變哉奇以千謁至則郤之而已矣侯又曰耳目之前保無閤吾民者乎則賄囑必廣歌保必抑主僕必嚴質訟盈庭逕丹而解無冤獄亦無稷案也車轂之下保無漁吾民者乎則嚴徵收弛火耗而清造均差尤爲廛廬焉又曰封疆之外保無跖蹻恣雖擔囊揭篋嘯聚山澤以戕吾民者乎無日不討捕厲而訓之無時不飭軍容以警之駕鉤距靡用而風行電擊幾無夜吠之庇由是而調停稅法廣儲社廩脩理道梁夫固利商旅重民依一大新政也此其槩行之有造于闔郡而攝行之獨造於宜陽者也定若董錢政而奸弊消葺棘闈而經

費省則又通材偉畧易地皆宜公車所至有冰蘗聲
也夫侯之一規恢一壁畫可謂鑒心中窾矣而去其
害焉者輒成其馴雉者則真實心誠浹於億兆也嚮
也遊其天茲則髮髮乎其入於微也憂乎其銘於
內也舞蹈之不足又從而咏歌之也脫不務行其撫
字休息之心第取億兆人之耳目而塗飾之為則神
雖王吾惧其弗善也縱為惠於法之中未免為蠹於
法之外縱鋪張於朝夕之故未免出入於歲月之久
曾澤與泉江俱深化與九嶷俱崇矣紳都人士賦菁
莪旄倪歌擊壤口碑嘖嘖載道亦盆風之積厚能振
庳夫之翮水之積厚能浮萬石之舟德之積厚能流
悠遠之光侯大父世父從雙劉而軼二漳追鍾與發
秀於侯出而絢采揚芳夫非以厚德之積成久道之
化也而樂侯化者須侯世德不衰是侯子袁郡為良
父母千先世又為賢昆裔不俟泰世家之雅得無意
於千里駒乎古者郡吏入為三公又或最十郡袁三
河德化似侯非其選邪詵　天子脩漢官故事賜爵
增秩璽書內召則侯寧僅為一袁之福星而不侯之
重侯亦寧僅以一袁重哉茲姑次其畧俟傳循吏者
採焉

裕庭陳公生祠記　張璧 郡人 副使

前直指使徐公之還朝也謂吾袁二守陳侯佐郡有赫々聲秩當擢々宜得守是將袁未有守也請徙之民保借意加陳丞袁州守便疏　奏未遂所請而乃以粵西平樂守遷去袁父老子弟遮留之弗克則相與伐石庀材以生祠侯於東郊而屬記於不佞口本朝命官不為我元元耶胡我人所欲置而故怯其柄今依々陳侯轄下若州之卵翼之餘而徬徨援獸江煙草露淒然改色耶侯自有民人自有主然詭矩袁之戴侯由別駕晉丞十有三年於茲矣凡郡中人

情愛憎之端土俗寒燠之宜綱紀文章之盛衰名分風俗之興替田賦錢穀之虛實下及權量絲粟道梁輿馬城狐蝸虎盆洞悉其竅係而大者斧斷小者理解若庖丁十九年解牛而刃遊餘地者前所甚便而後未必然不難從前以後甲所深利而乙或無當為恭常困甲以妨乙其規恢諸德政若曾徐兩司寇諸名卿所紀述若而條而臺露章所表薦若而封境內士大夫歌謠編氓亭碣若而言金石炳然莫容贅述郎江右四襄棘院一簪戲局而丕績乃登泛乘億萬斛賑鐵輔骨立幾須臾生而　天子欣然慰旰食歲

大比督學使者檄良有司彙遴諸士以進候潛神評閱而冕弁其儁捷羅魚遺品及學使者偶有掛漏候尤多方推轂之今其舉於鄉貢于　天子之庭者誰非候藥籠中品也乎夫陳候在袁時亡論袁人不忍釋候即袁人無不稔候今其去袁亡論袁人不忍釋候即候亦不忍恝然我袁人者惟是碣候乎德貌候乎神凡歲和年豐伏臘宴需則相與烹羊釀酒而歌于庭固知候之怡然喜也其或水旱疾疫飢饉困敗則相與齋祓盥焚而禱於庭固知候之穆然必有以憂也其子弟士大夫春弦夏誦彈絲擊竹則相與揖讓舞蹈于其庭而直若恍然與候相晛語也先生不惜一言記之乎不俊應曰天祚　聖明惠檄陳候世德以及我袁若候大父省齋公以中丞大夫蒲輪憲綱紀　帝臺季父心穀公以冢宰遴材授秩經綿吏治二公忠藎亮節宋社實嘉賴之慶源所濬用能顯世亢家遽裕庭公式穀佐郡自造我袁行且由二千石入傅九卿米天柱海之壎箎資波瀾其濡沫我袁尚未有既吾安知候去袁不猶然在袁也郡祠祀碣紀寧足嬋候德俄余故不愧謏劣以記其事具為之歌以祀候候諱啓孫號裕庭浙之餘姚人　歌曰

春臺巍々百仞崇俯臨秀水清且融桑麻處々祝年豐英々飛李露華濃陳侯一腔撚化工陽春麗日與和風盎然赤子趨疲癃十有三載慶遭逢天門借冠不相從扳臥臨岐何忡々榱桶組豆儼声容爨常鏗鼚勤修功千嗟平召棠虞柳俱易瘁秀水春墓永配公

重脩刺史韓文公祠記　彭自新

自宣聖以道德倡洙泗而七十子之徒相與推明垂萬世之憲萬世而下蒸嘗之所賴開闢鴻濛提撕聾聵至今瞻顧宮墻未有不蒸蒸然感動者嗣是而後代有哲人闡繹心源袁章道術以開来學皆得以羽翊之功附祀於大成且各專祀於所生之地而多士之感動者亦於是焉攸賴至於寔跡所經過化所及被河潤而稱功仰典刑而誦德雖或輝映先後而歲時緜邈又不能不賴司土者脩廢舉墜以章顯其未絕之緒而俾頹學者永永籍為感動之資則庶几乎一方文教維持弗替耳昌黎韓公崛起元和力肩道統其立朝之節衛道之功卓哉洙泗之正派也移刺吾袁功德尤茂即贖復隸人七伯餘今為烈已第廟祀創於宋之皇祐而遷於明之正統厥後歲異月殊

遍興遍廢迄於今棟宇摧頹基址榛莽豐碑峻碣幾
沒苔蘚郡守汪公心韓之心覩而嘆嗟大懼先緒之
沉淪而後學之無以資感動也於是捐俸餼之餘鳩
工庀材而閎新焉啓閉有門棲神有堂講業有堂原
道有閣周以墻垣塗以丹黝不踰數月而創無為有
規制備矣餙陋以華觀視美矣群生儒肄業其中利
賴宏矣既告成功而命新紀其事新惟君子以道易
俗士人以道居業要在邪正之途決其趨焉正而趨
道之衛也邪而趨道之蠹也志稱衰之舊俗信鬼好
巫汪公業以昌黎之學示之的矣一旦覩正學之是
諛有不豁然信也者覩舊俗之非諛有不悚然懼也
者信與懼之心動諛有不翻然舍舊以趨於正也者
若是則汪公之新廟烏容已也苟廟貌而陳跡之俎
豆而彌文之軼越夔常沉錮舊習豈惟恃昌黎崇正
之旨抑亦虛汪公廣厲之心吾頹居業者鑑於前哲
而感動焉以上接洙泗之傳可矣是舉也計費五十
金經始於戊申之冬月而告成於己酉之春月事皆
汪公主之公諱若冰粤之富川人而郡丞金公錫周
郡倅李公鳳毛郡司理王公隆德宜春令劉君汝芳
皆相與落成而董其役者則司獄官朱應紫也事成

法得並書

重脩仰山祠記　簡繼芳

天下之治統於一而翼於二者也清淑之氣毓為英賢奉　天子之令以惠元元使民無夭札疵癘是在廉明之吏享壽之精又幻為靈異分帝天之職以相冥冥使歲無乾旱水溢是在靈明之神斯二者皆所以翼贊王治以綿有道之長者也吾郡侯汪公守袁之三年肅寮貞度約已愛民政幾有成熙熙乎登赤子於春臺之上矣戊申夏六月不雨民有憂色侯痛切乃躬以境內山川惟仰山勝其神三王為最靈不遠數十里望原廟而趨禱之捫蘿躡磴披荊棘以民艱籲於王凡三禱而三慰顧謂寮屬曰民五品民也王福吾民者也今其祠棟桷摧頹椽桷飛墜鼠墉於壁鳥卵於像何以荅神貺而貽民休乎其脩之便不二日少女在樹雨師驅塵蜥蜴不驚土龍未舞而甘霖降降且兼晝夜禾黍生色農民生氣侯詣詞而亟謝之因亟為議脩焉檄宜春令史君清祠傍及對面香爐山侵地與私竊神木者悉還之祠復捐俸數十金鳩工餙材命趙尉祖雲負督之摧頹者易以壯飛墜者陶以新覆者如鱗鼇者如石繚垣四固輪奐載美

視舊制益光大之工既成屬予紀歲月按王蕭姓仲父諱大分漢祠廣惠公季子諱隆亦並祀南唐豎宋歷封為王然廟在山阿也既而二龍入憂爾守知興風雨久震廟移今址可謂異矣至若假青衿之像附徐璠之舟且曰家次石橋在宜南境由彭蠡以歸仰山至漲田以恤其貧非異之異乎夫王神也駕風鞭霆翱翔上下何眷眷於仰山蓋其神雖無所不到而精靈則有所獨注者廟祀千年靈蠻如昨豈愛其土故愛其民歟韓刺史而下禱謝無虛歲侯今且身親見之則是祠之修也豈亦敬其王故敬其祠歟夫有

伯仲神龍之秉必能司風雨靈雷之權有拔山移廟之威必能施旋乾轉坤之力有漲田恤貧之惠必能普禦災捍患之仁齒明之故鬼神之情狀雖百世可知已詩不云乎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王之謂也又曰神之聽之既和且平侯之謂也兆和平之感何以通歆享之精兆有廟之成何以盡格思之敬治民事神侯兼而一之矣昔歐公守滁也人謂誠可格天及雨而喜不以自居而歸之大空侯之精誠不猶歐公哉出旱魃於須臾貽生民以粒食乃歸功於二王何大賢用心今古其一轍歟自茲以往凡我士民景

高山而仰止瞻廟貌以興思將莫不曰仁哉侯也能以民之心為心而感通乎神亦莫不曰顯哉王也能以侯之心為心而博濟乎衆表明翼贊王治永昌終亦賴之矣故子於是舉也不謂其有興廢補墜之功而謂其有敬神愛民之實不謂其有左右陟降之思而謂其有裁成輔相之能是用垂之不朽以詔後来侯諱若水字穫卿粤富川人出節孝名家故其治識大體云郡司馬金君錫周司農李君鳳毛司理王君隆德前宜春令史君起龍今宜春令劉君汝芳例得並書

今

皇帝在宥之三十七年郡伯汪侯澄吾袁且三載矣寬而栗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九德咸備吏民畏懷諸嬉政口碑嘖嘖弗能殫述獨置學田一事勵人心維士風關係久遠寧容無言以紀不朽竊惟　朝廷廣厲學宮給以廩佐以膳規制亦云備矣而學田何居尤當事者周思曲慮嘉惠無窮已也我汪侯政先教化毅然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奬恬靜退陽鰲日有會月有課親臨校閱弗塗空文諸所勞費割俸勿問

大造我袁士亦既渥矣猶以為　國家尊賢養士覬
食報於他年有司當官儲材寧餘釆於一日不可以
當吾世而失遠圖必置田遂捐金柒拾餘兩得腴田
於高坵周家坪處歲租柒百貳拾貳俾諸弟子員永
永籍焉已又慮往時學田出入一秉學使究之士未
沾升斗而文移簿書往来勾校反為學擾侯曰吾設
田獵虛名耶悅當道耶將令閭閻下士飲食我邨冀
我庶一日有天地則一日有吾澤在故田設而上不
請租入而官無與收支惟學豐儉惟學一切賑貧吊
之惟學厚諸生以實而勿擾諸生以名嗟呼士固有
志不振則不厲士固有氣不養則不厚二三子亦知
汪侯設田之意乎脩禮以耕陳義以種講學以耨本
仁以聚咀其華沃其根睟盎有徵四體充盈身之肥
也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信妻貞長惠幼順家之肥
也嘉謀嘉猷我后賴之大法小廉百辟式之國之肥
也或司封疆或領中原遹邇安瀾黔黎輯睦天下之
肥也則我汪侯今日學田之設毋乃欲二三子肥其
身以肥家國肥天下平不然而徒希心於利達滿志
於溫飽使下士大笑之而亦甚非我汪侯建田雅意
矣夫天下靡學無記獨吾郡學記編入正宗海內奉

為尸龜總之忠孝兩言長留宇宙不磨之精耳今汪
侯平明之政不減於祖君而脩學設田之首遠振夫
忠孝此異代而同符曠世而一轍者也二三子亦悚
然於中否耶是用書其基址稅畝租利俾後之君子
清而理之勤而撫之毋忘當世之首事者侯諱若水
富川人丞金諱錫周臨海人倅李諱鳳毛大舍人司
理王諱隆德桐鄉人同心協濟例得並書

田地名高垣周家坪等處載稅三十九畝有奇歲
租七百二十二桶室廬一棟二廂佃民王亭五王
仙五等每年止納學租一應縣雜差里役俱免

郡新府治頌

何元會

萬曆屆四十一之秋逢機遘會一星開五百年之運
揭地掀天出方寸經綸縱聞創始奏斯須功化忽覩
樂成禔福群生文武吏歡聲競動集禧萬品軍民人
喜氣交揚我

屃伯汪侯鰲山望族發軫世家登壇玉體金聲文章
司命提筆錦心繡口理學名臣起鳳騰蛟共仰斗南
之一雲龍風虎父空冀北之群司徒足食司馬足兵
固嘗游金門而排閶闔買犢易刀買牛易劍今復鋪
錦屃而駕匡廬闢閑熟路就輕車隨施輒效綽綽游

斤有餘地易用皆宜、如日鑑懸空、舉幽隱而容光畢照、若星衡定数、任重輕而分量得平、居塵不染塵、百行無瑕賽白玉、在欲而無欲、一廉為寶賤黃金、私廨擬秋堪對一輪皓月、公堂類洗惟延八座清風、韋稂埴、賑饑民興利防微、無遺力葺學廉修、城岸救偏補墜荷全功、鮮封仍照原文移鄉、已矣案牘必親裁決、竊伺何之餙吏胥、辦未完墳貌年、孤鼠曹曹心怯、嚴保甲、懲經紀、禁淫賭、魑魅處處膽寒、嚴比捕箕、誰敢通同受賄、罪加本盜、何嘗蔓引無辜、闢荒蕪、繕陂塘、查社倉、頭大平於有象、申令甲、杜請托、餙唆告遏將亂於未形、謀塑風水希牛眠、更弦易轍、磊折債銀肆鯨嚼、滌慮洗心、嘉節婦、獎孝孫、易俗移風昭化日、斷吞孤完退娶、鋤強抑暴凜霜雷、捐俸銀付倉遍餐荒年之士、即季考行賞亦續已祿之金、提學道狀元洲料理一新、培後儒之文獻、衙公祠昌黎廟營修萬美、錫先哲之徽猷、照期立會以課程、咸快文奎耀漢徽服裘行而屢禱、爭誇甘雨隨車、橋梁切病涉之憂、咸樂輸其力、估貨依舖行之值、尤必償以時、節持多方、裁省不時宴會、表率有体、革除非禮饋儀、開縣庫戶門火威頓息、設園扉粥藥、疫症遂痊、查運糧清屯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袁州府志2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WA35-38
ガラス使用

驰林時沾樂利暨衛所練伍卒韜鈐日見壯開幕堂
薦剡獨高端嚴蘊藉鄔道褒章稱最渾厚精明字字
根棗甲寅歲頒盈路言言披膈乙卯年詩滿疆雖人
情惟易守成感上德何難創始鳳来圖出文明象豈
偶然人傑地靈恢擴事原有待昔也門墻失地利父
来築舍貽譏今焉社稷逢天緣忽致興邦動念壯心
傾三島腹涇宇宙元春雄志壓九陵氣吞山川靈秀
盖惟欲福民以福國故祗蒞楚而鎮吳逆龍倒騎
取象靈龜朝北斗迴抱顧襟重逢白鶴指南車辟後
宜合襟一去一来旋遠悉中乎形勝衙皆宜聳幘或

堆或塞昂藏盡協於堪輿青山鄧山半邊山落脉平
陽順勢無如迎勢好玄水之水九曲水環流暨穴前
潮不若涇潮佳巽水助秀水益深無限魚龍從變化
離山拱衷山益峻幾多鳳鳳盡喬遷豈直莊屃治者
躋臬躋藩躋座躋堂享浴日補天之報諸凡隸袁疆
者厠農厠士厠商厠賈食斷鰲煉石之膏以上論山水形勝
捐俸禄以鳩材益下總由損上賞醞粳以助力惜民
何異保孩惟物阜之匪常德巍巍而難名也故子来
之有自墻屹屹而可仰焉磐土厚地以開基原非得已
摩層霄而塞樹令始殊觀重門闢而瞻之在前南面

居而卓爾如立表表建一邦巨望維翰維垣堂堂奠千載遠畱永屏永翼以上論表而出之百官宗廟已藏夫子之墻履而視者君子小人復底周王之道實則得衆於人何所不容綽乎有餘擊是無施弗利以上論頭門外新闢厥地為悠遠為博厚畫美畫善又何加焉或廣大或高明有別有容不可尚矣以上論屏墻總論地剪裁既竭乎目力粧點更勞乎心思在氣運有盛衰茲固適逢其候雖物理之興廢信乎亦各有期石獅沉寂多年未之也已南府轉移一旦得其所哉銅頭鉄額勢兵英諸怪畫應破膽鉤距鋸牙威凜凜群妖頓合消魂軒昂虞舜之庭不釜鬲而自至攸伏文王之囿無牙厌而忽来以上論石獅新舟觀當面之文峯尤識滿胸之武庫開青龍正路雲霞映衣道三塊塞白虎偏街烟霧鎖多岐萬籟以上論提鈴巷寨對面山并開青石街錦五十之步障碧億兆之竹幃蕭洒布清陰化龍栖鳳扶踈籠翠影戛玉篩金以上論新栽竹此日南薰吹作竹見韓李於墻堵儼然獅盤虎踞路通四關山開八面水纏三星猶運之掌也他年筠筵積成棠書姓名於御屏允矣豹畧龍韜威振三関德耀重疃光亘九曜可坐而致焉以上總論竹墻水自有宜陽公祖以来障護無如今會歷稽

琵誌作興之盛保釐獨數神君風月無邉不亞滕王
西捲江山如畫何殊漢相東閤君子居之賢者樂此
難雖又境界即空中樓閣無得而踰焉別一乾坤縱天
上蓬萊未能或先矣何元會等舉首而精神百倍凝
眸則氣象萬千士皆士語鬯新萬閭覆庇民與民言
革故率士懽懷樂觀不日之成敬志三天之頌特登雕
手同表公心
汪侯諱得時字君駕別號震潭由尚書郎出守袁州
徽州婺源人府治之役僝工於萬曆癸丑秋九月落
成於冬十月丙辰孟春何元會識

重修袁州府儒學記

鄒元標

余昔過袁觀其山川秀鬱澤宮宏遠入其堂一讀盱
江記竊嘆曰譚澤宮者率艷稱盱江一記未至其宮
若神游其庭焉此地後先彪炳未必非盱江一擊之
力入我　明來凡幾脩矣邇以年久殿堂齋廡頹圮
日甚諸生李靜春袁輝春李素等上狀太守汪公公
慨然曰是吾責也復上狀當道諸使君而捐所自贖
鍰計百有餘緡於是頹者起舊者新學宮煥然學博
林子若全偕諸生黄同寅黄時選等將汪使君命詣
記於鄒子鄒子惟盱江一文即善爲辭者亦多披靡

矧元標腐儒其何能為役惟是憶昕江昔所諷諭多士以治與亂衡言欲諸生直亂而死忠死孝陳誼非不甚高或有所激云然余竊謂良師帥訓子弟也如姆母愛其女然姆母訓其子也居嘗限以重關餚以佩玉即寢則絓結其身既字於人惟告之曰無違夫子及采蘩采蘋諸事而已必未嘗教以截髮劓鼻斬指之事蓋父母愛其子也道其常常者天地之常經也萬一事窮時危蓋出於情之所不容已而勢之莫可如何雖秉大義者時揚榷一二以厲世磨鈍然亦非貞軌彰教者所忍言也故上古曰校曰序曰庠惟道其常以故歌咏有章進退有度鈞鎔有方藩籬結何周以密皆所以興其志意束其筋骨鎔其躁心歸於中和內而脩身繕性由家而鄉而國而天下斯學之實也夫以節自見歷世而不覩一焉頎近世之所以為學者平日視澤宮為贅麗足終年不一至號謚敏者多拮据以博青紫既得青紫睨前語如芻不知生平所期許者謂何間有知吾之所業者徒為利祿計視古人明德親民之旨未萬分之一欲竊有志焉則又從而姍笑之而古人之學日荒衰代有聞人無華麗以蕩心娛志其之

歸於明倫倫有五君子惟道其常以故歌咏有章進退有度鈞鎔有方藩籬結何周以密皆所以興其志意束其筋骨鎔其躁心歸於中和內而脩身繕性由家而鄉而國而天下斯學之實也夫以節自見歷世而不覩一焉頎近世之所以為學者平日視澤宮為贅麗足終年不一至號謚敏者多拮据以博青紫既得青紫睨前語如芻不知生平所期許者謂何間有知吾之所業者徒為利祿計視古人明德親民之旨未萬分之一欲竊有志焉則又從而姍笑之而古人之學日荒衰代有聞人無華麗以蕩心娛志其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袁州府志2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WA35-38　ガラス使用

於道也亡反掌耳學而聞道則不虛生不虛生必不虛死臨難而不可奪乃餘事耳多士最之哉刺史以學為政欲元標一言其志欲復古不汲汲簿書期會間可知元標言得無有概萬分一乎若謂與盱江言稍異指以元標有怯志則吾不知矣汪公名若水以南京民部即出守粤富川人同知金公名錫周館海入通判李公名鳳毛大倉人推官王公名隆德桐鄉人宜春知縣劉公名汝芳宣城人咸樂相其成例得並書

袁郡丞肖存金公生祠碑記

今國家所與經猷惠元計治安者唯守握其重三次及丞丞佐郡理即功能異等每由郡長臬臺諸臣不知幾層纍而達　九重其以獲上治民而係之帝閽蓋其艱哉臨海肖存金公之貳袁性豈弟而嫻於理每晰于時政人情之窾會而斟酌布之在郡八載所更佐郡長大夫情才異指公左右其間奉寬寬理奉嚴嚴理其所欵競而藉藉其東濕所欵綵而與之解絃要令上信吾法而下見吾德未嘗焦赫市奇而堂階三尺凜然亡敢以私染吾閎時時捐城府披肝膈以煦人拾光風化日中即遐陬僻壤咸習於貌而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袁州府志2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WA35-38　ガラス使用

飛飭於神而心醉七八年来攝郡者三而袁不知有守攝邑者耳而宜不知有令擢稅之役捕盜之司督視數四而澤無竭株無連商舶民舍魚安枕如故它如武弁所屬兵戎屯漕諸務公一以名實相覈官不盧廩廩不盧士行者毋保其力居者毋曠其程下未嘗呼庚癸而上未嘗紊寇冠履者公之德也政暇與諸青矜課公車秩諸屬在藥籠者俱英英有神気以故一代朝請而太冢宰嘉乃丕績屢奏最勛兩臺使者王公顧公韓公輩前後露章薦拔朝　天子命以二麾出守於滇之澂江嘉公老子弟僉謀所以攀留公者而不得乃伐石庀材與尸祝之金石之幣不復言以紀貞珉不佞應曰爾知金大夫所自淵源耶昔在漢稚侯忠猷俊望照耀今古迄今名臣代起公大父一所公以憲鄭衡文江右父存菴公以少司寇正色朝宁天祚聖明惠徽金氏世德遂逮爾袁今大夫紀綱郡邑膏膻遐布則意而歸存菴公之祥刑礼樂文章菁莪蔚起則意而歸一所公之文教其廉明恭慎以揚嚴績騰聲藩臬臺省之間又意而歸稚侯之遠蔭澂江介在南曳公以袁治治之行令資望日崇則先大夫之遺勛儼然在焉所為世臣柱國式穀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袁州府志2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WA35-38　　ガラス使用

家以河濶袁士民宰有既乎詩有之無曰予小子召
公是似又曰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是則不佞所以勒
貞珉之意甚榮施於不朽也請以是爲金大夫及袁
士民加額云

旧請求記号
176-1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袁州府志2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WA35-3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袁州府志2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WA35-3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袁州府志20巻首1巻』　請求記号 WA35-38

ガラス使用